隨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兵制

隨錄卷之二十一 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一

兵制

京中五衛修正其制擇任其官使實摠軍務 中衛前衛左衛右衛後衛各置軍營各有將帥分領番上軍士以宿衛宮禁錄閱軍伍今衛將無定將其衛之事每臨入直始隨點定所數日輒更則五衛皆無其將而所謂衛將者實無其職矣宜各定其職擇文夫忠信明智有將材者授之使實察其任也具見官制又今都摠府之設亦非古法罷都摠府令諸衛直總於兵曹爲當

五衛 每衛官有大將一人將軍二人部將五人長史一人詳見官制蓋部將以上領軍將也 長史掌治營中諸務者也

中衛 前衛 左衛 右衛 後衛

每衛各有五司司各五百人凡番軍哨官承

領於司將一司五百人是其本數若常時番二兵則雖不滿數但當隨其多少

五衛軍營衙門各在一處周時宮城四外與

城不近亦不遠互於形便可也

按 本朝雖有五衛之設衛將十二員通號五衛將而未嘗定任爲其衛將每至入直闕內受點定所三日而更以至監門巡衛皆無定之軍亦無定之將兵曹率皆臨夕望差數日輒更鍊藝習陣亦不必本將主之諸將中落點而爲之是以軍政無寄百爲紊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雖有懲於麗季偏

強之失然爲國立制自有不易之道不可因一時在人之弊而并枉經制也若故爲紛更而使無統紀則寧本不設衛之爲愈一朝倉猝何以爲禦又豈無奸人因其無統而反爲竊用之弊乎夫人君所貴唯在得人以任苟有不可者遞改之可也退黜之可也奚爲先作渙散無紀之法自病其國也而況主兵既分五衛番軍兩月遞代則非如一衛專主一兵長從之比且凡事爲皆無自專稟 旨而行則其謹微也亦至矣有何權重難馭之慮乎必使五衛各定其將各任其職然後軍政乃可得

以理也

一京師番上之兵分隷五衛而各有原定其遠京處則定番於各兵營及邉鎭凡畿內及京上番兵分隷五衛各有原定如某某邑屬中衛某某邑屬前衛之類但金吾監門城門等衛四司所用軍士則量數配屬亦有原定此外則悉屬五衛每番上兵曹同諸衛官會坐開考依法分隷之其遠京處則各以相近分番於兵營及邉鎭而亦各有原定勿為移改○按大典一國之兵盡以分屬於五衛然兩界軍士留防本道全不上番則後衛右衛常無本軍而部分常紊矣今改其規除其不上番者唯以京番處分屬五衛各有原定使將卒知其所隷也若京番處或有因事不為上番時則兵曹書量宜推移取旨分隷而事已則復舊

或曰後世論兵制者皆以為莫善於唐之府兵府兵之制天下諸府之兵皆以隷於十六衛而今不

取此何也曰三代以下井田既廢兵制亦從而壞代各隨意苟且不足以為法至於兵農為二之後則百害俱極尤無足論此唐之兵制在後世為最善也然其所以善者在給田定兵而不在於置府隷衛也蓋近畿之兵則固當屬之諸衛若夫遠方則不可盡隷於京衛安有遙隔數千里而能其軍政者哉是以先王之制鄉遂之兵直隷司馬而遠外諸服則領隷方伯連師以總於朝廷後世雖為郡縣藩鎮其所以總領之實則固不可易也

一五衛入直宿衛及鍊試操習皆定有其式

每衛將軍副將中一人率其一司軍士似不必全司更當酌量之以輪直闕內宿衛各有直所三日而更更直日皆肅拜○闕內巡警每夜將副若司將率軍士十人以分更行巡前夕兵曹以五衛分更取旨巡後無事與否直啓其司將一人長史一二人輪直外營坐起時則將軍以下內直員外皆會軍士非內直及遠休者則皆聚營中鍊試肄業諸衛軍士每月上下二旬試才中旬習操試才則諸衛將各自主之歲二次兵曹同坐試之可也○習操合諸衛爲之行親閱則兵曹主之○軍士方入直者不參試才習操六月十二月停習操充鍊習賞格犒饗之節並見于下或曰習操時則大司馬當爲主將未知何人爲中軍任耶曰兵曹參議或中衛將似當爲之曰

叅判爲之如何且若中衛將爲中軍則中衛不無關事之患耶曰叅判則判書有故可代其任不可爲中軍也若叅議則可也且他衛將雖爲中軍亦不至關事今外方五營合操中營將例爲中軍兵使不在則或行主將事而亦無關事之患云矣

一金吾衛及監門城門等司皆修正其制 今之巡檢乃前代金吾之職其任極重主巡警京師捕察奸非巡將師由則掌巡營禁令雖有巡邏而無定將兵曹例以無職堂上官臨夕望差二日而更矣宜定其職官使察其任其官見官制且令巡警軍士以五衛所屬軍每衛各一部二日輪配以巡事未爲妥宜依諸衛例酌量其數原定配屬也監門城門司亦皆做此其官皆定職以任其軍皆定數原屬悉罷今紛更輪配之弊

金吾官將軍副將乃巡將也郎將散員皆巡官而如把摠哨官也 本軍番上哨官亦同散員爲巡官 巡官領巡而巡

將亦不時親自考察大緊將副三人輪直本衛各二日而更更直日皆詣 闕肅拜納牌受牌於大內每日朝巡將詣 闕啓巡無事與否

金吾巡警軍士每運可二百人或三百四百人可量宜定之○金吾軍士以京府及近京邑畫定凡軍番上皆定以八番而金吾軍則巡夜特苦定以十番一朔相遞其番上時則依他軍例分二迭休而月料米九斗可也運 以此分撥於各鋪鋪卽所謂警守所宮城四外京中諸街衢約三里許設一鋪[illegible]一鋪每軍士五人直宿又每坊設鋪各其坊里輪五人直宿[illegible]者各外直外告○凡軍士五人直宿處則伍長主之[illegible]江各屯然必使其旗隊聯直比鋪各其隊長摠聯絡相維○宮城外鋪若都監兵亡之則令吾兵不守直 量留其餘分爲幾隊巡官領以行巡每隊十人或五

人巡官分領行巡詰鎭不勤警察者亦嚴飭

或謂此軍旣實之爲三運還休與其番上而優其運不若優其番每十二番而上他鎭皆上上番後則同他軍二運還休而其巡官軍士之揀皆加一半以給則在便之事如此爲可

監門軍士即宮城門守卒每運大門三十人左右夾門各二十人正門二十人左右夾門各十人小門十人此則依例分二運還休如一運用三十人則爲番上都數六十人也城門同此城門軍士每運大門三十人餘門二十人

金吾監門城門軍士亦出直即還休也則鍊試如何亦各其出士隨主之

或曰諸衛所配皆是番上之軍城門兵則以都

監京兵輪配之如何曰此似下而實未安也都監兵則本定其數而但令宮城外警守宮城四門外有直宿四面周有警守所每夜依法巡警及闕內別直也闕內既有五衛兵入直都監兵則以若干別屯以直

或曰金吾監門城門司雖各有屬軍若習禁時則諸處軍士悉屬五衛其臨時入屬也當如何曰令操鍊時亦有別部別隊入屬成列之規或於尾也或於頭則矣自當依此行之也

一內禁衛申定其制而令之內禁乃漢羽林宮之選其將領猶光祿勳也官擇任其官使爲領率膺黜之職其官兒官制衛士亦之制選入

內禁衛士定其選試入差原數一百人分試取五十人為額與選者皆受

[illegible]

禁衛選試 即武選

每三年一試承〔兵曹不爲上堂年〕京及諸道各分一所定考官開試前秋初試春初會試幷依令式一例○工商市井之子巫覡雜類之子及公私賤口勿許赴犯罪徒以上者負累黜鄕者無屬籍者亦勿許赴必其鄕之朝官進士若鄕官約正二人以上保明其不作非義無犯鄕約然後乃錄名○在學儒生及凡有職役者願赴則給暇○凡代射者代者借者皆杖一百身充驛卒場中作亂者依律論罪皆幷罪保者○凡誤保者有官者則罷職無官者則黜齋停舉〔後必乃還參開五年停舉〕○徇私冒保者加一等以論

初試

每二偶或三偶〔四偶〕入試考官抽講小學及四書中一書〔抽籤〕粗以上乃許試即於坐前仍射未前復進他偶亦如之○此講書則如今照訖例只觀其通否而許試與否而已勿和會其分數

木箭 即細箭重八錢 二百四十步三矢 凡步射皆三矢 一矢

以上

每一矢及者給七分過則每五步加一分過五十步則雖標外給分前標左右相距五十步後標左右相距七十步前後標相距五十步

鐵箭 重六兩 八十步三矢 一矢以上

每一矢及者給七分過則每五步加一分

片箭 一百二十步三矢

每一矢中者給十分貫則倍給○侯廣八尺三寸長十二尺八寸貫廣二尺二寸長二尺四寸

營造尺下同

騎射 即騎芻

毎一巡發八分四發四中准五發三中四發二中准五發二中五蒭人相距各三十步距馬道十步○蒭人用木板爲之略如常人形高五尺闊一尺八寸比人稍肥

鳥銃 一百三十步三旋 毎一巡給六分貫則倍給○侯廣二尺長二尺貫廣五寸長七寸 ○今例有騎槍擊毬無益多弊可省之

講書 初試入格者會試前期講書皆臨文每一書通九分略六分粗三分

武經四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今武經七書中所謂三略六韜尉繚子者淺陋無取減去而定爲四書 中一書 從自望 四書 即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中二書 抽籤 小學大典紀效新書 以下同 節要 幷粗以上○願加講者講六經中一書 自望 綱目 每限以十卷如學中講例○凡知講

者二書或一書皆從自並雖不通勿罪他書分數

會試射藝同初試與講書分數和會以取○入選者但書名本衙及兵曹而無放榜等事

亦禁倡優俳樂戲弄新來之習犯者依律論罪并削其選

此如今武科之制夫文武本非二道古者養士於學講習六藝拔其賢能量材而任之職是以居則為鄉遂序敎之吏出則為師旅禦侮之帥蓋士皆實學而不學者固不可加之軍民之上也若夫專業彎弓走馬者是一卒之事豈可設舉取此等人任以長人之職哉武科本作俑於唐武氏其本意無足論本國則武科始於麗末恭讓王時今廢武科只於禁衛之

選定式以射藝講書差其分數試取之云

額數定以五十人

初試五百人 凡分數同者以講書別之 會試則取講書分數多者

京城一百五十四 京畿并○各道人因事來京者考分文試赴京試

忠清道六十

全羅道七十 三濟州

慶尚道八十

江原道三十

黃海道三十

平安道四十

咸鏡道三十六

右姑以今例量定更當詳覈田頃戶口實數均

數定式

即今武科式年定額二十八人初試一百九十

人內京城畿內并七十忠清二十五全羅二十

五慶尚三十江原十黃海十平安十咸鏡十人

程子看詳條制謂武學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

繚子鄙淺無取減去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

言兵事者或者曰減去三略等添習孝經論孟於

事情迂濶難以施行程子曰三略等以爲有取恐

是不曾研究其深入孝經論孟等蓋欲示勇之士
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
飛騎受經尚未足爲迂濶
朱子貢擧私議曰武擧亦當究其利病而頗更其
制
凡衛士原數二百人雖過原數新入選者對宮屬俟不滿二百人然後乃補闕或有闕而無選人應補者則姑缺之以待後選○按大典内禁衛一百九十人而今則爲六百人又與兼司僕羽林衛通爲禁軍其數將至千人矣蓋量事宜則不可過二百人唐太宗府兵之外只置百騎以此觀之二百人亦多蓋旣有京軍及上番壯將則軍備不患不盛而將士備親衛者其數亦已矣多官給馬甲冑官給亦有常祿月料一斛五斗粟米六斗黃豆九斗其都

試優等陞受祿者　分三番宿衛每入番時一試射每番畢一遞番言番一試射命兵曹官員試之本衛將亦一同坐連三次居最者啓聞敘用○或自上親試則下番者賞合　朝賀時列階上侍衛非大朝賀則入番者侍衛　行幸則夾駕有徵使則待令春秋都試陞祿有差以其射講分數差等陞祿從六品一正七品二從七品三八品四從八品六正九品九從九品一五品一二衛者三十其餘受本祿凡受陞祿者後本祿連受○其都試無故不參及不及式者并罷去每歲祿通考其優等者一人試通計合兩都啓聞敘用於下西班實職量材敘用○若有以材府被薦者則雖非都試優等亦敘用

壯勇衛補充隊等雜色名目雜軍衛別侍衛

忠義衛忠順衛合為一司修定試制其官……

制其擇任領率等事倣如上例

忠義衛 王子功臣子孫屬焉辨見田

忠順衛 九品以上及內選者之子屬焉年二衛年二十不入學無故不入學而敢出者入屬勿論庶孽官司受田二頃又給二頃夫為其保

右兩衛士備戰馬京上番 五百里十番千里十二番千五百里十西番以外十六番 二朔相遞 上番者又分為二運五日一係 為親軍宿衛給番

祿 月米九斗黃豆九斗番上初兵曹堂上及本衛將同坐點閱並閱其馬合兩衛試騎射居優者陞祿有差○陞祿從七品無過二人加祿二射者無過十人加一射者無過二十人○其馬不合用及試才最劣者罰棍有差五下至二十 每月鍊試 中旬習陣上下二旬試射六月十二月則停習陣但一度試射○兩衛習陣與上番軍合行之而別其隊伍○試才入直者不參試者○遊

試置簿其五度居邑者以試
問余用點稱鐵講

下番在家時只參本

道春秋習陣則其陣主將為須將○居京者亦春
當番前後各兩朔不參其餘習陣時

秋參不參本邑試才親。參節度使巡
習陣　到則亦試射

為各營軍官

及本邑將官軍官者在任時除本番

此外如忠贊衛族親衛之屬衛等名色悉罷之

此等多端者邑今亦有或無今之有者其善歇
亦不一或給保兵不入於兵書分軍之中或于
番或一二番或立番時又分為二番其役不同
而大槩比正兵差優云而謂之屬衛者只與所
無而其後始有之明[illegible]內[illegible]後添者降屬之屬
衛又正兵取才鐵[illegible]入[illegible]屬西[illegible]者并屬
之屬衛七番一朔[illegible]
又分為三番送[illegible]

或曰此兩衛者勿令立番兩度其價布公私兩

便此則斷不可甚非所以設立兩衛之意也或曰正兵皆定八番無遠近踈數之異而獨此兩衛分踈數何也曰軍士步番自方不遠者京番〻兵營近地番於兵營沿邊連接者番防於邊鎮本國非比中國此外無甚懸遠地故不分踈數若兩衛則無論遠近皆番於京此所以有踈數之分也

一訓鍊都監京兵因今制修正其規將師專任之制大抵因今而其中可合變通者亦變通從宜

都監之號及將卽官號宜改之使同實職可也其軍營當在　宮城外因今北營爲可與五衛軍營又別出一處

把摠以上大將薦望兵曹注擬中軍千摠則兵曹又以議于政府

落點哨官把摠薦保大將　啓差凡薦保或有不合者則主司論

陞之把總同司將秩從六品哨官秩從九品其俸滿並與他官同哨官辭定秩九品其七品以下前資及武選應資者亦同為之依行守之例其褒貶陞資則各從其本資計之

兵制砲手馬隊皆依今例但不以外方居民充上以京近人募定其保布定以八疋准減外方兵額一收其保布如京兵千名則減外方兵一千名外方兵一疋六三保并戶保四人人二疋則為八疋其為摠者又加一保為十疋○保布價二疋而令京兵保獨出三疋此殊不當增其一保而均得疋二分春秋支下以為衣裝以經費給月祿砲手月米一斛五斗馬隊米一斛五斗粟米六斗黃豆九斗

或曰既以保出兵則州郡兵額皆得整齊而文摘除外兵之額以補京兵之保則未免有缺闕

參差之弊若以田稅作布准給京兵則似好矣日國家經費甚繁皆出田稅支給其祿已爲可憂若又如此則初雖稱量以定凶年儉歲必大有難處之患斷然不可於此亦可見養兵之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此

按兵農之分莫大之害也養兵而少則不足爲有用多則民先病而國隨潰此理勢之必然而唐宋以來得矣昭然可驗者我國舊無京兵宣祖壬辰以後始設京砲盖當軍政大壞國勢板蕩之日因時變通也夫京師居重禦輕之地雖有畨上之軍而京師亦不可無居守之兵漢之南北軍唐之南北衙盖此意也然但當可以

備守衛不可使過多量其稅入可養萬兵則定以四五千可養五六千則定以二三千可也本國事力不過養一二千過此則有害矣大抵養兵終必受害而不無一時之效惟明者爲能遠見凡人溺於目前故始之開端終必增益唐太宗時只置百騎武后時爲千騎睿宗增置萬騎其後遂爲長從彍騎則天下民兵不復爲朝廷之有而唐室因以亂亡矣人君宜酌定其數而又明有垂訓使後世愼勿復加可也竊嘗聞當初設京兵時以爲輦轂之下宜常屯之兵事體甚重雖正大將而必使大臣之賢者領其事如御廳龍

李恒福李元翼嘗爲其賊誣凡他條目頗詳盡
仁祖以後豐臣摠戎爲大將而軍相皆以職
帶軍務而摠戎營事務將官並除皆大將專
之而相臣不與知三營初只募京人爲兵而其
後或以外方民戶充之今則年年增額勒定充
上之番遞於八方遷地之民離父母拋田宅撤
徙京中號極之凡軍士保布例是二疋而京
砲保則獨納三疋又爲濫定餘保廣收價布保
人之老除者不使本官除代而必封其頭髮至
京都監乃詰其問吏胥阻當索賂之弊不可盡
言且市人爲兵古今明戒戚繼光曰兵貴精選
募一不可用市井油滑之人募二不可用奸巧
之人募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募二可用
乃經戰之人戚公眞知言哉今也率使京兵爲
市井讒以謀利之途自數年以來爲大將者又
啓請京兵之爲市井者不使應市役故京兵
盡化爲市井而與他市井紛爭相詰疾若仇讐
自是國制日亂京兵益游惰驕橫罔有紀極此
皆不可不反
時改之者也

旗牌官並擇任祿秩司消官將官旗牌官試射講書以取者依其例

其旗鼓手等差備軍以廩給元軍於隊伍外別定

祿同他軍但保布減半

凡京兵每月望前試才望後習操六月十二月則停

今每月三旬習陣而無試才恐不如望前試才望後習陣也

每孟月試擇其優異者論賞擇其特異者分等論賞最劣者

論罰治罰亦有差隊馬瘦者亦有罰○騎開具射砲分數及賞格數

目啓聞

或以為京兵論賞不必特賜官陞給其祿至後試每陞換輪廻為好如此亦可

每春秋習陣後犒饗軍士犒饗所需以軍資日錢[illegible]用每一次軍二十

〻未五年定式支下歲
若饑荒則量宜停減〻
凡軍士賞格犒饗之需及軍器修補之類皆取
用於軍資田其置田之規收稅之式並詳田制
其數則隨軍多少酌量以定如京兵二千名則
以原稅二〻四百斛地於畿內近邑畫定一二
處都監不得別遣監官但使本邑一如免稅例
上納此外司管魚箭鹽盆鐵冶之類外方作弊
無窮悉罷之若 軍將賞以田畦當年則定也
既定軍器所需只是年例修補而已若別造軍
器非常計所反則 啓請國儲為之亦可擬劃辦方
餘或以為都監不必置田犒饗軍器之類盡以
倉儲計數支〻為當如此則凶年難使亦若書
置軍資田之為善又以為定給船隻依〻例使
用或收稅為好此則甚不可蓋都監所掌但是
軍士而已非放其軍人或陰入平民何以能
使船至於收稅則自有該司非都監事也

○衛士都試式 每春秋吏兵曹堂上官各一
員與禁衛堂上合坐試之

木箭一矢以上

鐵箭一矢以上

片箭

騎射

鳥銃

講書二粗以上 已上並同 武選式

右禁衛士皆叅計其射講分數差等其祿又歲抄通考取其最優者 啓聞叙用其無故不叅及不及式者并汰去 曾任衛士被汰者亦許同試百分以上隨闕還補

大典有京外春秋都試文武官三品以下軍人閑良并試之規然既有武選又有各廳試其之

有春秋習操則不當又令都試依即今見一行例唯京中有之而止試禁衛亦可也

○將官試射式每朔兵曹堂上與本司長官合坐試五衛部將以下並臨參都監把摠以下言○外方同

柳葉箭一百二十步五矢

騎蒭

右將官皆參柳葉箭五矢三巡騎蒭五矢一巡並計一矢以下汰去二矢以上仍存十五矢以上論賞凡論賞者皆入啓講書同 又每歲春秋吏兵曹堂上各一員同本司長官試講四書中二書武經四書中一書並自紀效新書不通者汰去粗以上仍存純通

特異者論賞凡其賞格皆量爲賜與盖將官試其軍士以軍士能否爲其賞罰殿最若當身射講則只別論其最高下者而已

一諸道兵營審其形便設於巨邑擧家久住今兵營多在一邊未合事宜當於道中邑擇形便設置凡久任限滿詳任官條

忠清道洪州或清州　黃海道黃州或海州

全羅道光州　平安道安州或寧邊

慶尚左道　咸鏡北道鏡城

右道　南道北靑

京畿及江原道監司兼之

今京畿不別置兵使亦是古制漢時郡太守謂

之郡將亦掌兵之任而三輔兵卒則不屬郡守直屬於北軍蓋其事理如此矣江原道亦不別置兵使使監司兼之而鎮營分攝其事如今例可也國家江原道不置兵使請道或置一兩兵使兩水使蓋以參其地形事勢之宜也黃海道舊亦無兵使極宗朝嘗暫設而還罷宣祖壬辰亂後置之至今仍存論者謂不置兵使為是道小難供民不能堪或謂西路咽喉不可不置當更審之如不置兵使則監營移設於黃州似可

一沿邊諸鎮亦察其要害皆令得宜水使及僉使萬户亦皆挈家久任今之設鎮地不形要數數乏殘者皆俯就宜以其兵添隷諸鎮使軍政得宜緩急可恃至於權管召募將等小堡尤宜省之若其可合併處則只爲度使分兵戍之或令其

守令差人若守而已餘詳職官條

高麗時田祿生出按全羅道奏曰倭寇以來一道置戍多至十八所軍將虐州郡以立威役戍卒以濟私遂使凋弊逃散及寇至更徵州郡兵謂之烟戶軍未見衝寇祇以害民不若罷諸戍令州郡謹烽火審斥候以應變如不得已當審其要害置其戍所則民力紓而軍餉節矣今按此言深獲利害之實雖不得盡罷鎮將而委諸守令不可不擇要害置鎮堡一作雖紓民力節軍餉而已實固國禦敵之道也

今海路鎭堡不設於海邊要害之地而反處深僻者多想麗末倭寇年年侵刼沿海邑莽無居人皆爲屢棄之地其設鎭堡不得不因人居稍近之地故如此也此等處皆相其要害移設可也

一各營鎭將皆定其常祿今兵水使以至諸鎭將舉無廩祿皆令取給於軍卒所以放軍收布之弊大恣極而不可禁也宜以本處經費定給常祿其數見祿制定其吏隷今各邑則有恒定吏隷而營鎭無之皆以入番軍士代執其役故軍士率爲吏胥僕隷之任難可責以鍊習軍藝也宜定其吏隷而其吏隷亦皆有廩並見職官及祿制條

一諸道州郡兵申明鎭管之制

在宣祖壬辰難後相臣柳成龍累請申明鎭管

之制乃上劄論之曰 祖宗之制八道各官皆有鎭管謂之兵馬節制使立法本意實非徒然欲其平時則鎭管之邑為主鎭而檢勑其屬邑一應操兵訓鍊軍伍之事皆可治之有事則鎭管又各率其所屬之軍鱗次整齊以聽主將約束其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縱伸縮惟將之為且一鎭管之軍雖或奔潰而他鎭管之軍各以大兵次第堅守或扼其前或躡其後或撓左右賊雖乘勝不敢容易衝突其勢然也始以慶尚道論之則東萊鎭所屬十餘邑之軍勿論公私賤雜類盡發為兵則

其數殆至於七八萬假使不幸而敗又有大丘鎮
管之軍居中遮截而慶州晉州之軍爲左右翼可
以禦賊不幸而大丘之軍又不利尙州鎮管又以
重兵堅守而忠淸道忠州鎮管盡率屬邑之軍扼
截鳥嶺爲其後繼淸州鎮管又率所屬之軍進守
黃澗永同秋豐嶺之間以爲右翼以及京畿等邑
一皆嚴兵整待國家形勢如重門複墻賊雖遠得
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橫行千里徑造
都城而若蹈無人之地乎夫以 祖宗經遠之圖
其詳如此而中世以後一切廢隳士大夫只以琱

琢文華扮飾虛談爲務其於經世之慮一不加意不獨此也又有輕慮淺謀之人自任己意盡毀舊制做出新規名之曰制勝方略其初見乙卯倭變爲此一時救急之策不知此纔可以應小小之賊非所以制禦大敵之術其後兩南監兵使人人各持所見而奮其管窺枉撰添加渾稱之曰制勝方略一切通行國事之所以至此者雖他事之失甚多而大槩制勝方略誤之也臣請言其故制勝方略大要以一道之軍預爲分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兵水使纔聞賊報不察賊衆多寡賊遣所

何地勢險易一例徵發皆聚境上故巡邊使所屬之軍則屯於一處以待巡邊使兵使雖欲用之而不得防禦使所屬之軍則又屯於一處以待防禦使水使雖欲用之而不可其他助防將兵水使所屬之軍無不如此故每一調發一道俱動無復後為而慶尚道則自聞變以南郡邑無一人矣既而朝廷遣將於千里之外不能朝聞夕至而無將之軍處處屯聚無約束無紀律紛紜暴露於原野之中一日二日待將不至以至於三日四日之久而賊鋒已迫饑渴繼之則鳥驚獸駭相率而潰散士

崩瓦解不可收拾然後所謂京將帥等單騎馳下已散之軍藏匿山谷莫誰招集而賊之先驅已至於數十里內不敢何待方壬辰四月十七日邊報至京朝廷遣李鎰鎰到聞慶而聞慶已空到尙州而尙州已空散卒之來集者僅數百部伍未分聞賊已渡洛東距尙州十里地矣夫懲前所以毖後鑑古所以圖今昔宋末元兵方熾而其時有汪立信者建議請以郡邑分爲四閫建師於其間而合力防守其後元伯顔聞其策歎曰此策若用吾豈至此至於文天祥又建白此策於臨安已危之

後時則已晩無及立信分閫之計卽我朝鎭管之法也其後又劉論曰東晋與南宋其立國江左則一也而晋猶能以長江禦劉石宋不能以禦蒙古何也盖晋有藩鎭之制合數郡而置一大鎭使大將領之兵力不分故其勢足以當一方之賊如桓冲陶侃之類皆控制千里宋於立國之初懲五季尾大之患罷藩鎭之權而悉為郡縣其衰也兵分勢弱賊至一郡一郡破至一縣一縣破不足以制戎虜内侵之患故汪立信建議請以江淮諸郡合為四大鎭并力禦胡時不能用我朝鎭管之制大

槩有此意實軍政之大綱也苟使此制不墜鎮管得人各率其屬平時則依法操鍊有事則整兵飭旅各守信地以聽大將之令以戰以守則國家內外之勢安如盤石安有土崩瓦觧之變哉

一編伍約束用紀効新書法戚繼光紀効新書其編伍等法至爲精密但此書本爲軍中鈴束號令而非居國制軍規模者當變通者須以其意變而通之

一節度使總諸鎮鎮即鎮管一道或二三鎮或五六鎮隨其道內鎮數鎮使兼管郡縣諸鎮管稱節制使猶紀効新書所謂營將也其餘管內郡守以上稱僉節制使縣令稱節制都尉會鎮管則如副將次將各於其邑則專主其軍一鎮所管郡縣亦不拘定數但當隨宜

守令總把摠凡軍制不置千摠守令直爲把摠邑或一二把摠或七八把摠隨軍多

次○鎮管邑則別置中軍以佐典營將之事亦不置千摠把摠總哨官每一司以五哨為率而編司之外若有餘哨則亦附編於司若三哨以外則雖不滿五百人別置把摠只隨其邑實數而不附於隣邑每把摠下兼總騎兵步兵束伍各哨官若其邑諸色軍各自滿司則各置把摠哨官總旗摠騎兵步兵束伍軍各置哨官每哨以三旗為率而編哨之外若有餘零則亦附編於哨若六十人以外則亦別置哨官或過不及隨邑實數不附於鄰邑與上同旗摠以下自依定例盖五人為伍二伍為隊并隊長為十二人三隊為旗

或曰今例百人為哨有哨官五百人為司有把摠每一千人有千摠千摠之上又有營將而一道大槩分為五營此為整整無奇零不齊之弊而不一依其制何也曰每邑軍丁難可恰適其

數若膠守而無變通則未免哨外餘丁分編於鄰邑之哨以至司外餘哨千摠餘司莫不分編於他邑況今軍士名色甚夥各邑之兵皆分衆色而逐色異將故束伍零數必附於鄰邑束伍之哨若司別隊零數必附於鄰邑別隊之哨若司至於精抄軍御營軍別砲手各衙門牙兵之類皆附編於鄰邑或附鄰邑之鄰邑卒在此邑將在彼邑將卒多不相識面者且主其兵者守令而將其兵者其將也平居教閱者守令而臨難領戰者其將也凡有功罪將責之守令守將

責之其將乎軍制之紊莫甚於此按古者卒伍
師旅皆有其數以成一軍而天子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不膠之軍數而隨
其國之大小為幾軍也以事理推之其四兩為卒伍卒為旅亦是言其
常數不必膠定也戚氏紀效新書曰凡隊長一隊二伍
五人為伍也一隊十二人即十人為什也每一
旗下三隊五隊皆可三十為旗也一哨官下三
旗以至五旗皆可百人為哨也一把摠下三哨
以至五哨皆可五百人為司也一千摠下三司
以至五司皆可二千為營也三千一營而四千

五十皆可為一營不必拘定數目但順人主之
刹相時措之宜因兵食之額要之不出乎用法
而不泥乎法是也兵學指南亦因此為制而曰
隊止于三用陣法也旗止于三拘兵數也哨則
四五六皆可通便宜也每營不過五六司每軍
不過十營將力只當止此也即什百千萬總是
一法擴充變化之耳非執此為定法無復可增
損也由此觀之則古今兵制皆不膠定其數也
又所謂千摠者本非恒定之員或營將所統多
至十數司則別置將領以承之者也或又曰此

別然矣今一道之軍率為五營前後左右幷中
也若隨其為二三營或五六營則論以陣法不
襲於未備而虛其一面乎曰凡制軍之法要使
綱紀有定教鍊有素有功有罪皆其主者當之
知此而已若其臨時分合則唯在主將之相宜
變化耳苟為膠守而不知合變則設使五營恰
齊或一營分兵出去其間一面亦不免為虛矣
或又曰主民與主兵誠不可二之而今武夫平
居率多無恥虐民文士臨陣有同嬌穉婦兒奈
何曰文武本非二道古者卒旅師軍之將帥皆

是族黨鄉遂之鄉士入則為字牧之吏出則為禦侮之人盖士皆實學而不學者固不可為將領也後世文為染筆雕琢之業武為彎弓麤暴之事而已此由取人之非其道而驅一世使之然也苟於養人取人二者無變今之為尚何論度數之末耶

又按古者方伯伐罪諸侯親自提兵以從金革之事以此觀之則各邑長官不可不親掌而貳官則只為佐貳之官漢時郡太守亦謂之郡將其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侯國則相比

郡守中尉比都尉此則長官雖無領兵事而貳官實典武職矣斷以事理長官當主兵事有事變則長官領兵以起而貳官居守本城有故或上將有令然後貳官領兵代行以此爲定法可也

把摠 以已行六品職有將才者極擇以授如無前啣者於曾任鄉官及免番內舍生中擇有嘗可拾者以授○哨官中有才能久勤資高者補可擇陞承主將統哨官考察試鍊春秋習陣時領其所司以赴把摠有賞祿四孟朔各來三斛定給同侯八入○鎭營中軍則以四五品前銜擇授祿加二斛在官時官供定給同侯卜二入○右雖非六品四五品而以材能特陞者待之亦以六品四五品如守職官例脯給御生官贍讀識贖則財不在拘學仕譜若

哨官 以武選及免番外舍生有蔭有親世嫡忠義忠順衛中擇材能可任者以授每月具單試

才時會本官試鍊春秋習陣時各領率其軍凡哨
官祿四孟朔各米一斛五斗定給伺候四人○步
兵哨官則其兵當番上時領其兵赴所上衙門京
則本衛外則於營門或諸鎮以軍禮見主將亦試
射又試其軍以其軍能否為其功罪若或庸下不
堪將領之人則推考其守令甚則論罪若果賢能
則超用之并褒其守令以為勸課之地其於諸衛
則承領於言將而其軍入直每領率以六又自番
所給祿一月米一斛二斗黃豆九斗伺候祿米六
斗戶曹給此外其他步兵一名給除身役番上則給其保布帶官伺候布役
此則以本軍保收米餘糧給之○按凡調發及番
上必使其將領率此係軍政大端不可不着實定
規况此軍制分番之定必以全邑全哨而不使零
碎則尤當如此然必京各司皆使從隷足備使令
而軍為軍士之任不使代執
奴隷之役然後乃得行此

把摠守令薦望兵一節度使更審差接二啓聞不必二

除罷皆啓某營某人依薦望差遣云云只如今啓達例某人哨官把摠薦望

守令差授報節度使把摠以已行六品職者極擇

哨官以武選及凡可合人擇差非武選及才能著

顯者則試射[柳葉箭騎芻]講書[四書中二書武經四書中一書紀効新書]從

差授○凡將官守令每月試射春秋節度使[觀察使亦]

[兼節度]巡到試射講書[武並如上]又以其軍能否為其賞

罰其不恤軍士及講書不通者汰去或施罰其有

功能卓爾者別 啓陞擢[陞階或擢用御所當]凡把摠哨官

每仕滿二周陞授一階[原無階者授初階有階者從其原階陞授凡仕滿者]

[歲期兩朔各邑報節度使節度使會各邑所報報兵曹兵曹啓出資階送節度使令送于本邑○將]

[官似當有褒貶而列邑將官能否節度使勢所難詳令之褒貶直是虛事是以亦無所陞黜宜定之以]

任蒲陸階可也鄉官之無廩與亦然

每司把摠下書記一人號銃手一人鼓手二人哱
囉大角手一人喇叭手一人摔鈸搖鈴手一人鑼小鉦手
一人認旗手一人高招手一人巡視旗手二人令
旗手二人軍牢六人馬夫一人廚役一人軍牢馬夫廚役
皆以其伺候兼之哨官同每哨官下書記一人認旗手一人軍
牢二人馬夫一人廚役一人已上俱要軍中實用者也於本軍隊伍外
別定皆無保春秋習陣及有軍事時各執其任此外則每四時一鍊才○今例此等差備軍合於本
將官伺候常時則通輸為伺候有事時令各執其任夫旗鼓等手常時亦不可不令各習其事若常
時一任閑漫則臨陣如何使能合節且有事時各執其任則無緣人矣豈非犄角之意乎宜各別定給

之每一營即鎮管邑旗牌官四人號銃手三人哱囉手二人喇叭手二人號笛太平簫手三人皷手八人鉦手一人鑼手一人五方旗手五人高招手五人角旗手四人認旗手二人巡視旗手六人令旗手六人軍牢十八人鎮管守令原無營將軍牢則以其常定使令兼之如喇叭手之類亦原有常立吹手似當以此參計而定之

旗牌官掌承主將行令布陣之事鎮管邑四人兵營亦四人郡三人府亦三人縣二人僉使鎮二人萬戶鎮一人其擇差同哨官例必以諳練營陣者授之試四書中一書武經四書中一書紀効新書兵學指南○軍士中有能文有材識者亦許試擇以陞○給同侯三人與將官同一廳祿同哨官有本畜者左往時除

本番仕滿二周年陞一階○旗牌官之任甚重非人人可能而今人賤卑之官殊甚不可必待之一同將官而後可以得人也若兵水營旗牌官則若常時亦輪直待令莫祿又當倍各邑旗牌官也

水營鎮則每戰船各旗牌官一人隨戰船定數統營七人水營五人僉使鎮三人萬户鎮二人○旗牌官本主將左右之任故唯營邑有之而把摠哨官下無之若以此例則水營鎮亦不當各船有之然舟師事異陸軍不可不各有旗牌也陸軍有將官而水軍則無將官據此亦可見事勢之異矣紀効新書各船領將外各有捕盜官專管一船之務此亦陸兵所無也

都訓導則罷之盖本國舊制但有隨陣訓導等任壬辰以後始用紀効新書法設把摠哨官旗牌官而都訓導仍而不罷今則別無定任因為旗牌官之隨從次知張候而已各將官既有書記旗牌官又有伺候至於軍物常時則有邑吏次知臨操則各授其人矣都訓導當罷無疑

一近年添設外方營將罷之今設官將非一合官軍民貽弊無窮亦有兵使處彼又有鎮管守令而又設營將反為虛設一費官矣是以近來營將巡閱列邑故兵使全廢巡閱無事坐守而只為宴樂之官事勢然矣此可見不當設而設之驗也但當兵使守令必得其人以責其任而把摠以下亦必慎簡也○又今監營中軍當罷之監司本兼察而已兵使專主練習則監營中軍無所事矣大典本無之而近世有之盖以監司與兵使分領道內兵故也分兵主之既非法典本意中軍當罷之惟無兵使處則監營依今例有中軍可也

一各營鎮及邊邑有常軍處在率軍官外又有待變軍官其餘州縣只有待變軍官皆有定數

在率軍官監兵水營各五人兩界及統營各十人月料三斛西北沿邊邑二人義州江界會寧濟州東萊等處三人僉使鎮二人釜山滿浦等堂上僉使鎮三人萬戶鎮一人月料三斛○凡

軍官以武選前銜有親有蔭忠義忠順衛及凡可合人各其主將擇薦兵曹考覈啓差兩界監兵使則時任內禁衛亦許在任間皆除其本番（西北極邊[illegible]）

待變軍官監兵水營十人兩界及統營二十人大府都護府十人府八人部六人縣四人西北極邊邑及東萊濟州等處營之虞候三人北兵營及統營虞候六人僉使六人堂上僉使八人萬戶二人○州郡則各其本邑人營鎭則各其近地人亦以武選有親有蔭兩衛及凡可合人擇薦兵曹差定給伺候二人（勿歲四頭一者一擇給之）與無常斟勿使長在官家每試射來參於有事務時待令其在任間兩衛之類則除本番○待變軍官與在京軍官同廳又待變軍官既爲定制有定額則兩界有土官處士宜罷之

一各邑皆建鍊武廳有射圃凡習武者皆設益冑局皆得肄業於此造設居廨責取盔牌二者並許郡縣條

一各營鎭皆置軍資田以給軍資（軍士賞格犒饋及軍器措備之類皆於取用凡營鎭軍資田數及其置田區畫之規收稅之式並詳曰制○各營鎭軍資田每年所收一一數及各項用下之數具錄報觀察使歲終啓聞）

一各邑則軍資所用以經費會減（各營鎭盡定軍資田而各邑以經費會支者以營鎭軍有常數而各邑則不可以定數故也）

一其歲課鳥銃火藥鉛丸措備則依今例定常式

大府都護府 鳥銃二十四柄 鉛丸四千八百箇 火藥九十六斤

府 鳥銃十八柄 鉛丸三千六百箇 火藥七十二斤

郡　鳥銃十二柄　鉛丸二千四百箇　火藥四十八斤

縣　鳥銃六柄　鉛丸一千二百箇　火藥二十四斤

右鳥銃每柄米五斛鉛丸每百箇米五斗火藥每斤米一斛

弓矢槍劒甲胄旗幟之屬亦量宜定式今本國軍器旗幟例皆麤糙必使精利鮮明

犒饋所入式見

諸色年七

本國兵制在大典者是謂舊制壬辰倭亂以後
有所添設謂之新制近年以來雜設名色尤多
殆不可悉數今欲因時立制宜因舊制酌以古
法而損益之而新制則唯存訓監京兵抑騎隊砲隊
及束伍軍公私賤編伍者外近來雜設如御營軍精抄
軍新選軍別砲手別隊[illegible]健隊以備御其
盡武學射夫各廳牙兵各廳募軍各廳保奴之
類一切罷之舊所有甲士彭排隊卒破陣軍徒
尚等名色亦皆罷之所當存者唯
騎兵步兵束伍軍水軍能櫓軍

騎兵

步兵 此兩者亦宜一名為騎軍步軍

束伍軍

水軍

能櫓軍

此外又有烽燧軍各處伺候各旗鼓手及漕卒水夫牧子守陵軍等此類並詳于下又見其本條

凡出丁定軍以田一夫受田百畝百畝爲一頃四頃爲一佃除大夫士諸選世嫡有親有蔭及吏胥徒隷凡有職役者外騎兵步兵水軍每四頃出一名擇壯健者一人爲主户餘三人爲保束伍軍則每田二頃出一名以公私賤爲之擇一人爲主户餘一人爲保凡軍裝馬匹皆在其中鳥銃鞭棍則官給甲冑則有征行官給軍士逃故則繼受其田者代之或其保中推一人爲主户而代受者充爲保已見田制○漕卒三頃出三名水夫二頃出一名烽燧軍能擔軍伺候旗鼓手等各一頃出一名各二陵守護軍牧子之類皆一頃一名並詳田制

一凡編隊伍必以其田里之次古者以田賦出兵一歲束伍歩卒里軍政成

於郊凡卒伍之人比閭相保族黨相救居處同游出入同作死喪同恤吉慶同樂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固結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雖齊桓之師必如是而後能霸天下自田制廢壞後世制兵只搜括人丁隨得充代是以一邑則東面之人與西面人間雜為編一道則南郡之人與北郡人同雜為編雖曰同隊同伍而形勢不相維面目不相熟情意不相孚牽亡者匿其跡還徙者容其奸勢固然矣平居軍與已紊緩急尚何所恃縱有善者亦無知之何矣田制既行則騎步束伍軍皆各以里次編成隊伍

一凡諸軍民一身兩役者悉蠲除之使各專其職今軍民無不一身兩役既以正軍納布又為束伍或別隊而獨辦軍裝戰馬或為官役而長立公門各項役色無不皆然至有三役四役疊應者宜一切蠲正令各職其職凡萬民職役皆一依此例

一凡諸軍士一切勿收價布皆給保以助今京外衙門無不於

番收布故名為軍士以便作納布之人習俗已久軍士之名仍成綿布之名籍曰步兵則人人知為綿布而不知本是軍士之名以至餘丁各色無不皆然軍政墜弊一至於此宜一切痛革且令新制束伍間隊之類皆無保唯騎步兵名雖給保而主保皆收價布故其實若干立番者外皆無保

我國放軍收布之規未知起於何時當初必以為安平無事時多數立番無益於事除其番使歸農業收其價以補軍需公私兩便也然其意已涉苟且非法之正唯其本之苟且故其末之弊有不可勝言兵曹計除各處守直使喚外皆放番收布本兵如此外方効而尤甚執簿計名月束價布防軍一百人之鎮則曰此一月得二百疋之官也五百人

之鎮則曰此乃月得千疋之官也除官者以是施
其厚薄爲官者以是爲其欣戚至於親舊亦以是
爲賀慰是以名雖千軍之鎮實無一人在鎮者爲
軍士者日夜憂其綿布之難辦而不知射御之爲
何事步兵餘丁等各色因成綿布之名所謂騎兵亦只納綿
布無一人有馬閫帥鎮將輩只爲妻妾奢靡之資權門賄
賂之費兵曹亦若干雜下所謂諸官丘債者亦本是外方皀隷所納之布
而不干於正兵者外盡爲親舊人事酒食讌樂之需而已
其間吏胥低昂索賄沒薄奸偷又無有紀極軍士
旣爲納布之任而官將吏隷視軍士爲綿布因成

習俗故不但放番者收布番軍所到觸處侵虐今兵曹小吏輩稱請官負圖得坐名關帖及番軍將到則故令違誤愆期執關收布到後分軍之際操縱若歌例為索賂或誘以直役未及而執頃收布或稱以軍裝不好而執頃收布如此之類不可悉舉至於近時則非但本司如此軍分所司之吏權勢親屬之家又皆代名受布而多不立代此則雖有擲奸更相囑托例不執關如二十人直役之所則見存者不過七八人故番軍尤苦遠方軍士不勝其苦爭欲稱貸月利圖納綿布而歸得一日休息及其後番則離鄉去族逃散四方及其逃散則又侵鄰族而責納其布鄰族又逃則又侵鄰族之鄰族噫練軍教士衛國禦侮非可寄言而使無辜萬民舉皆嗷嗷於水火此果何據事為耶放番

之布本雖細布二疋而京番則兵曹摠府各處百端侵賂兵營番則兵使所用凡百之物卜駄之價皆責辦於軍士而其間吏隷亦節節索賂故一歲所費率不下常布三四十疋且今民家生子未離乳者盡充軍役計名收布民有三四兒者則其家一歲所出將至常布百餘疋兒未長養而先為流離朝廷雖有待年定役之令率為空言未見一施此雖守令無良之致然本無以軍作布之事則又安有是弊乎

一凡給保騎兵步兵水軍三夫束伍軍一夫各旗摠加給一夫○凡保夫皆歲出米十二斗或緜布二疋以助主戶有閏朔則加米一斗○步兵水軍則三夫內其一夫米或布收納本軍定番之所以為本軍立番時糧料○凡保人試才中格者許屬軍士軍士濫取保人

雜物違法役使者論罪降爲保○漕卒給保二夫其保助之例同上詳在漕運條○濟州騎步兵水軍並給二夫

今之所謂別隊即騎軍也不給一保而責以獨辦戰馬蓋今産業無常故爲別隊者或田丁稍實則其家僅已當保數故能堪其任而其貧殘者皆不勝疲苦因以奸濫日滋詞訟益繁而其爲兵亦不成模樣矣田制不行則百事無一可者也

軍士外凡有常祿者皆罷給保 如大典所載官司譯院典醫監觀象監惠民署官員之類既定品祿當罷給保之規錄事筭員畫員醫生律生馬醫書吏樂生樂工驛吏匠人之類亦同

一騎兵給保三夫自備戰馬 能騎射者爲騎兵擇材入屬習操及從軍官給甲胄 不着上但令本地鍊習 每月本邑兩試騎射春秋都會鎮管習陣如今別隊

或曰騎兵不番上則無士馬疲飢之弊其於養兵之道可謂得矣然今京城則既有京砲馬隊固不待於外方騎兵矣至於南方兵營則只有步兵而無騎兵 無乃虛踈耶騎兵優給其保五六夫亦使分番則如何曰雖加給保遠外之人持馬留防其喂養之具芻糧之費勢所難支是以 祖宗朝考馬之法雖嚴番兵皆借馬代點而已實則無一持馬者若責人以所必不堪而復嚴法而驅之則是不待寇至而坐受羸疲之道也况人兵營非與賊

對壘也只備不虞而已步兵之防已非不足若有警急騎兵當與束伍一時俱集雖患將不擇人騎兵不立番非所慮也若兩界邊鎮則騎兵亦令依步兵例立番而官給人馬料（以田稅留支）雖南方若有警之時則亦依上例立番可也如此則非有士馬壯實臨難可用比諸平時預給加保其省費亦萬萬也且有步兵而無騎兵猶謂虛疎則今之收數收布并騎步無一存者謂之何哉

凡騎兵立番則給料月米六斗黃豆九斗（并支給芻若不支芻則加月米三斗）

事戶馬保馬之說其言頗便而實不便非獨熙寧大明亦行之弊甚未得爲良法也蓋戶馬法者罷國養牧場馬而以國馬從願給民一戶一匹或官給其直令自市開封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免其體量草加給以錢布乘越三百里者有禁保馬法者大槩一體而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大槩皆以官馬責之於民而令其子養鬻其生死納其孳駒爲法如是安得不弊哉

一步兵給保三夫分番於京都及兵營邊鎮各有原定皆以八番二朔相遞凡京外定番各以相近量宜之分屬皆令盡邑原定勿爲移易其番次之分亦以全邑全哨毋令邑抽其哨哨抽其隊以亂其本隊伍○兩界則專防本道東萊等處專防本邑南方舟師營鎮則旣有原定水軍勿令陸軍添防○凡邊鎮番軍各以其邑不足然後并及他邑勿爲改換使有常

處而主客相熟○凡京外番軍於其番內又分爲二運五日相遞水軍亦然○凡水陸番軍五月六月當番者每一月其保人各助耕二日

一按唐制番上遠踈近數率以五百里爲差而本國一地方褊小各以附近晝番故皆以八番而不分踈數如嶺北等地或有褊遠處則五百里外至千里定爲十番爲當

○今兵營番軍一朔相遞亢多其弊當一以二朔

凡晝定番軍諸藩鎭皆量其輕重定之南方兵營則其一番數六七百或八九百毋過千名似當西北則更量互加數以定西北僉使萬戶鎭雖本邑亦定常番之軍亦必以本邑之兵量宜分定然後加以外處番軍似當○大典各道要害諸鎭如春坐鎭要等處皆置防軍各有常數今本鎭旣有營

屬水軍入番以備不虞不必更以陸軍添防徒益民弊當悉罷之

一海兵除其保一夫收米番上時給料如今爲營軍例而但收一夫六其二夫令自擇爲資裝○番上軍每人日料米六斗○除其保一夫歲收米十二斗依常例納京若諸營鎮本軍定番處以給其料而番軍每歲半一上則所收常有剩以其剩餘爲其軍試射賞格餼饗等費○凡輪保米直納處本官親往監納其船運及作布處則定色吏領納京則倉官請兵曹官監收諸營鎮則地方官同監以收其放料時京則倉官考兵曹帖監放外則地方官每朔親往定坐點名監放○三保中定名一夫收米而其中願輪推以納者亦聽

凡保夫米百里內以米直納其遠處則水邊邑納於船所公減船價距水路百里外邑作布或錢亦公減駄價

今番軍雖給保而保丁不一多不得收其貪懶
者則預收用盡故及其上番則率皆殘弊至有
凍餓死者其免死者亦多用月利還家賣盡田
土以償數倍之直此所以番軍無不丐乞而不
似人形也救之之道無逾於此者且舊制所無
今有都監京兵而番兵又准上則京城之兵豈
衆盛矣宜定其制步兵一如今御營軍例使宿
衛鍊習之外無一分送各司代執奴役之弊而
罷御營廳令五衛兵與都監兵相爲表裏如漢
南北軍之制如此則軍無羸弊之患國有育用

之兵而其規制亦井然不雜亂矣今軍民之言日朝鮮之兵唯御營軍獨脫治械能見六日御營軍之便好何異行樂其情處矣蓋御營軍別無使好番上者受料保丁只納米而不兼束征兩三軍役故其羨嘆如此或曰各司不爲分軍給役則使喚守直無乃闕人乎曰各司本有元定僕隷苟令充數則自足以使喚守直以番軍代其役本出於近世之極弊此蓋近世各司僕隷不充不得已以番軍添配也各司僕隷之不充亦以僕隷之故以身役勤定而無廩料率多逃散故漸至不充也若廩給僕隷自充優必革此弊然後軍士免爲文後得鍊軍藝而各司亦常有官府體面矣或以爲收米給料之法固好而其本官該司監納之際不無民弊而官家亦未免多事若軍

保私自與受之公私兩便也此乃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其利害輕重之筭據事深思之則可以得之矣○又論以常情則保人出米十二斗比主户似輕米六斗以准綿布一疋又似輕而累年反覆深思乃知終不可變若果變而稍加使重則民皆受病主保并困而國將疲矣○或曰軍士或遠戍而亦令保夫輸其料米乎曰此只論其常法爾若軍士皆畫定番處而皆從附近故如是若遠戍則沿道之糧留防料食皆自國儲給之

一步兵當番前後各二朔農節四月至當番則前後各三朔除本地鍊習步兵下番者亦本邑每月一試才春秋會鎮營習陣若當番則前後各定朔以免使之休暇

或曰步兵既有上番之勞而下番時亦赴習陣試射則似未免為苦如何曰今之騎步主保俱無束伍已以正軍徒納番布而歸家則又以束伍每旬

試點此其所以為苦既助之優之而又令習之豈
可以為苦乎若一度立番之後終歲不一鍊習則
是若不教之兵有兵奚用盖凡事莫不有中道過
不及均為失也比之田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欲
重之於什一者桀也欲輕之於什一者貉也
一束在軍以公私賤出定給保一夫仍令本地鍊習
不為立番 凡入束伍者公賤則依今例全減身貢私賤亦令減其一疋保夫同
或曰今束伍軍充定尤多騷擾田制纔未能行束
伍之定明為條畫除朝官文武科學校生內禁衛
家內仰役者及凡單奴外畫一充定則庶無呼王

之弊矣曰此亦田制於後事不然終末由如此夫搜括人丁天下之大弊也大姦皆在於此雖欲盡一其道無由縱是神明官長亦無如之何矣其本既失則自軍卒鄉紳以至朝貴自吏隷守令以至總帥節節皆有容私之地夫開姦之路而欲姦之止天下無是理也是以請托賄賂之弊遍地滔天試觀今日不待言知設令出於並不然而果得盡一家內仰役衆寡難齊亦非所以齊貧富定民志別賢愚辨貴賤之道也蓋田制行則大綱既擧萬事至順至易田制不行則大綱已紊萬事至

逆至難何苦而不行哉外此而論治非吾之所敢
知也
或曰軍士雜色名目雖皆省罷然騎兵步兵束伍
軍之別猶未免多端如何曰凡制軍莫如止存騎
步兩色之爲宜但奴婢法未改故不得不別之爾
曰無論良賤一體爲騎步正兵則如何曰一體爲
正兵則當一滚作隊不改奴婢之法而先爲混淆
其間公私拘礙之事把分亂制之害不勝其煩矣
曰私賤爲束伍者雖減身貢比諸正兵猶爲偏苦
奈何曰此亦奴婢法不罷之故也若賤人不定軍

不受田則已不然更無他道本朝舊制賤人不定軍及賤人漸多其勢漸窮則今有束伍之法壬辰亂後始設罷制雖有賤口不受田之文非唯理所不當亦勢所不行者蓋奴婢本是同戶作役之人而本國外居別戶者皆是奴婢故如此況今賤人十居八九良人僅存一二若捨賤人國無民矣既不罷奴婢而又不得不受田出兵則雖輕於舊猶未免偏重者事勢之固然無可奈何曰奴婢之法其不可革乎曰嗟呼未可遽言也夫以罪沒入者亦不當罰及於後嗣況無罪者乎同是天民而或無知賤之而制人死命說令賢才出於其

間而亦不免爲人廝役者本國奴婢之法也此豈
天地至公之道哉然養君子別小人亦古今不可
廢者古者封建之地則卿大夫不患無其養今之
中國有傭役雇丁之俗故士夫之家亦有代勞之
人本國則此法行之已久旣成舊俗大夫士皆籍
此而家必思所以保其家然後乃可改革不然而
若一朝猝革大有所難收拾者此所以未可遽言
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政必因時爲今之計當
仍令從母法而均用於良女即奴良妻使有畫一如是
而又有賞擢之典不廢功能如軍功及試射累度居魁者公賤直免賤

賤給代或價許其免賤之類如此則其弊不至今日之甚奴婢漸少則雇工漸興上下漸厚風俗漸變中國之法可推而行之中國雖有奴婢皆以罪沒入及自賣爲傭者耳無按其族系世世爲奴之法而三王之治亦無不可致者其說詳奴婢條

或曰四項內出一兵則當每佃各出一兵耶曰如此拯善但受田既有多少之差則勢有所不可拘定一佃者要不失其同里而已曰良賤兵色各異正兵三保內代受者或賤入則奈何曰良賤戶保各以其類爲宜然或有踰越遠村之弊則雖賤人亦可爲正兵之保也大際有田於此今爲士夫田後代者或良或賤不可拘定矣亦當隨所遇或除兵或正兵或束伍改標軍案每俟式年改修正但其隊伍戶保之間則每不失其鄉里之次爲當

或又曰私賤既定束伍之後不許其主任意捉去耶曰此則與今法別無可異今法束伍軍及

各鎮主兵其之不得任意挺去

一凡軍士每月本邑兩度試才騎兵束伍軍從前望後各一度試才○步兵下番者一月一度其當番前後依限例見上習操同○習操月及十二月騎兵束伍軍停一試步兵從試四月至七月皆停

春秋會鎮管習操騎兵束伍軍兵操皆赴步兵下番者亦赴京外番軍

每月上下二旬試才中旬習操六月十二月停習陣但一度試才○京番

軍方入直者不參試習於本鎮會試捌○各鎮軍必慶及水軍營鎮三旬皆試才○凡京外番軍每旬試外

問間私習主將時加考察○凡水軍下番老各其所屬營鎮每月一試才四月至七月及十二月停當番

前後各二朔亦勿試農隙當番亦免三朔則已立番而合赴求操者免一年試才許見水軍下○凡免試者自願試

則亦聽水陸軍皆同

州郡兵一月不可過於兩試凡習操時試及監兵水使御史巡試亦計當其一次試才可也

一凡試才最優者論賞擇其最優者若干人量宜賞給有差最劣者論罰治罰亦有差罰棍五下至二下騎兵馬不合用者亦治罰改備○以旬望試者上旬望行之以朔試者孟朔行之以旬望試水陸上番軍騎兵束伍軍之類以朔試水陸下番軍之類○若監兵水使巡試則不拘時並行賞罰其五度居魁者每試置簿○各鎮軍必褒以十度十度差等為限各其營邑鎮將補軍官上番軍則移其名使補其邑軍官雖其本處軍官數已足亦特補其有知識可堪將領者擇啓察其為人又講書如兩備例然後啓聞量宜敍用若公私賤則啓其名特許免賤私賤則以各司奴婢給其代或給價布二十疋

一凡鎬軍京衛及營鎮番軍每下朔凡番軍皆兩朔習操後

犒饗各邑及水營鎭皆春秋習操後犒饗凡賞給犒饗之需京衛及營鎭以其軍料餘米布木營鎭以其屯資田稅入支用各邑以本邑經費會減監兵水使巡試賞格所需亦同此○不足則以常平米錢或雜稅會減○若還上未罷則其耗穀亦當支用於此凡犒饗一次所入每軍十名米五斗爲式支下凡習操後仍行犒饗爲善而各邑軍則凡具輸運爲難還本邑行之亦可

一常定之試才必具射砲分數及賞給所用數目京五衛每月 啓聞各邑各鎭每四時報節度使凡以四時報者每次節孟月會前三朔以報○各邑則夏三朔無所報節度使幷具本營數啓聞凡啓本啓御後皆下兵曹

或曰賞格犒饗其費極多安得每為論賞每為犒饗曰雖其費多然皆有出處各可以支其費且賞格云者豈人人而賞之賞其最優者耳苟有試才不可無勸懲也至於犒饗尤不可闕若值凶荒則習操等事亦當停減犒饗非所論也

或曰五衛及各營鎮賞格犒饗之資皆其軍保所納米布外方營鎮則自是一司而倉固同在其處矣京衛則衛門有五若分為五倉而各自出納則事甚決裂若合為都倉而倉官出納則於臨時賞給等事又未免牵滯難便如何曰都為一倉別有主倉官而其放料則各衛軍每朔皆就倉以受若賞給犒饗之需則兵曹量分元數每四孟或春秋孟預為出給各衛使之臨時便宜施行而具數以啓且報兵曹可也

試才式

各隨其藝依紀効新書為之但騎兵則騎蒭五矢歩兵則砲手鳥銃三放射手立蒭五矢可也〇又勿論諸色軍自願講書者聽紀効新書節要及四書武經四書中從自願〇此則雖不通無罰

我國舊無鳥銃乃壬辰亂後所傳習者也當時時議以鍊兵為非且謂土風有異鳥銃非本國所宜無益於戰陣柳祖訒上疏極言又言私賤不可以為軍事下廟堂相臣柳成龍議曰我國雖以弓矢為技然弓矢乃數十步技鳥銃乃數

百步技長短不能相及與賊對陣我之弓矢未至於賊而賊之銃丸雨集於我當此之時雖以韓白爲將不能當矣若以爲天分區域方隅各異不可相通則吳之甲卒學楚車乘之法終以是肄楚何其遠者不論近世中原無鳥銃自倭寇浙江始得其法戚繼光以此訓鍊數年之間反爲中國之技遂以勝倭由是觀之人性不甚相遠而所習各異耳習慣而未成者非臣之所聞也其曰搢紳閭閻莫不以砲殺手爲一笑場此果然矣夫人情狃於安肆習俗痼於因循當

此危亂之際尚以前日之陋見詆訾創見宗事浮議紛紜喧藉中外百端沮撓而有識之士反爲鼓揚波瀾以助其勢可乎我國之於倭非有開釁之事特以軍政不修紀綱毁廢器械不利行伍不整約束不明士卒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辨旌旗之色身不知坐作擊刺之爲何事猝然與強敵相角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土崩瓦解以至於此今於破滅之餘所當懲創往事一新領袖君臣上下腐心晝夜以復讐雪恥爲心可也而顧曰鍊兵非所急亦見其不通時務也至

於私賤爲軍之弊自近日之習論之則誠有如
此言矣若以天下公共之理言之私賤獨非國
民乎我國本來褊小其間分爲兩班常人貴賤
有異而所謂私賤者日滋月盛千萬爲羣一無
所役而良民則役煩賦重不能聊生漸就耗散
中外之人物盡歸私門家家有公侯之奉而公室
無民以故先賢亦欲定限田限奴婢之法其慮
遠矣今社稷墟矣生靈盡矣國家於是計無所
出收拾數百千之卒以爲訓鍊禦敵之計草草
補綴艱虞溢目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無

知輩往往厭其奴僕之役後張皇異議無所不至其徒循私意而不念國事甚矣若以為賤人不可通仕籍則衛青出於奴僕日磾奮於降虜後世未聞有非之者且稱其人才為盛何耶三國時本國三分高句麗獨有西北一面而隋唐之役遼東白巖安市等城皆有數萬兵延壽惠真以十五萬兵救安市高麗時尹瓘之征女真姜邯贊之却契丹皆用二十萬兵而我國則自
祖宗以來雖出師甚盛不過萬餘此其積衰寖弱之勢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遇非常之變不

爲變通救時之計而必曰舊習不可改衆情不可違是欲以莅履濟江河也此可與識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於是　宣祖從其議示鳥銃遂爲人人善手私奴與主異居者亦作隊伍名曰束伍軍

一凡軍士春則依例習操秋則又兼行打圍亦限一日但以講武爲主過一日則雖無殺獲罷陣其部分賞罰與習陣無異嘗自有其儀水軍則吾○發令習陣雖亦坐作進退之節而無實誠射御之效若打圍則坐作合變自無不習而又有着心射御之實又以其所獲供祭饗充公用行饋賞而省民費矣古人事事誠實本末兼至如此今縱不能盡如古制四時蒐狩於春秋兩習陣中春則依令例秋則又兼行打圍至可至可如不能則雖間年一行猶賢乎已後世上下不信

百事徒尚虛文若習陣則在今兵法中最爲實事而比諸古人則未免爲虛文此中國之所以反爲虜制者也可勝嘆哉

如此則當擇山原可合處置囿孟子書有文王之囿齊宣王之囿春秋傳有鄭原囿秦具囿者盖皆指此也京及各鎮管處擇山林原藪不可耕墾處但立限界不禁樵牧進獵者凡打圍只是代習陣試射御而已慎勿用鷹師網夫以啓禽荒之弊但依法結陣然後部分合圍乃發騎步殺獲一日而罷明日依今例試射鎬賞放軍

操鍊規制見紀効新書水操規制亦然

一水軍必以沿海本鎮附近畫定給保三夫各其所屬鎮分番立防凡水軍必以沿海居人畫定盖海邑勿論陸軍多以其地所有營鎮水軍

充額後餘為陸軍或其邑沿邊不足則定以傍邑沿邊今水軍之久居山郡振着已固不可刷還者水陸軍相換移定從後移徙者隨即刷還其鎮撫鎮屬等令受鎮近田居住鎮下○漕卒同

今山郡水軍海邑陸軍人皆知換定之為當而漕水軍世傳其役故以此為拘世傳其役本弊法然雖世傳其實亦無不可換者特主者恝視國病民害而未之行耳

令法水軍漕卒錮不許赴科此甚非法惟其才能而已豈有錮人之理當與騎步兵一體許其赴選漕卒亦依此施行

一水軍以各其營鎮原屬數分二運各其一運內又

分爲三番以風和風高定多少立番詳見下

一水軍亦除其保一夫收米立番時給料官給造船之費戰兵船新造改槊皆以經費官給其價一應軍器皆以軍資田所收鎭將所食皆有常祿其造船費數見下

一能櫓軍亦以海濱本鎭附近公私賤出定無保一田一頃出一名其專業海利而不受田者勿論良賤并二人出定一名以一名爲其保歲出米六斗或布一疋助之有閏朔則亦加米五升不立番不試才但一年一赴水操不備軍裝但春秋鎭將一點閱

海邊居人例多專業漁鹽不治田者蓋海利可以寄生涯亞於田利故也

接舊制國中諸道水營鎭通計大猛船八十隻每船

水軍八十人中猛船九十二隻每船水軍六十人小猛船二百十六隻每船水軍三十人無軍小猛船一百五十餘隻剧船不在此數水軍四萬八千八百人分二番相遞每人給三保今則此制廢壞已盡水軍見存者無幾并三人給一保名雖給一保而其保亦同主戶收布故不得分毫補助只以陸軍輪次添防兵使盡番三番一朔相遞而軍無定所茲此亦同水軍盡數收布不立防矣且令有事變若兵使領此軍則各鎮無一人若各鎮領此兵使無其軍大小鎮將什名收布為其妻妾之俸賄賂之資略以其餘雇立若干鎮底人為其目前使喚而已鎮浦近居閑雜人謂之主兵主兵例為雇代春秋水操及使臣巡點時則借人代點矣鎮將又

給近佔閑人布疋或有不時巡點則納以代點俗謂之鳴代國家竭軍民之力防備不虞而鎮將輩月束綿布鎮中只有三四羸從者而已國事至此可為痛哭然上自大臣至於百執事人人皆知而不能痛革者亦有說焉國制不設鎮將廩祿戰船改造軍器修補皆無財力出處雖使賢能當之不得全不放軍收布既許放其若干則貪污無識之輩終必盡放而後已是亦國制之未備也近年以來則弊習益甚水軍尤縮今則鎮將既束綿布而又令水軍納其糧饌價戰船一新造時又令水軍出其價水操時又令當番軍每一人責立兩人以逢點故水操月番軍其苦尤甚一而此外京及主營雜支定無節至於麝香鵰羽等不

干於水軍之牧亦皆支定而水使又加數分定於各鎭則各鎭又加數徵出其價於水軍而並徵人
情價如此等事不可勝數水軍一年所費少不下常布五十疋以故孑遺水軍日益逃散至於
船數亦皆減改試以黔毛浦一鎭言之大典所載大猛船一中猛船一小猛船二無
軍小猛船四而今只有戰船一防牌船一兵船一伺候船二此則未知自何時
然也船數自壬辰亂後如此云然船制則今戰船之制極善宜從今制而各船軍數亦當依定之
今宜先定鎭將之祿造船之費鎭將祿數見錄制造船之費定數見制
下皆自本處經費支下又定恒留鎭屬人數及料人數料數見祿制此
則恒留任使如官屬例水軍必以其邑沿海居人盡定而於
原額內減千爲能櫓軍所以減半者今水軍十不存一而海邊居者良民絕
必塞多公私賤賤人不得水軍定役勢難盡充必欲盡充其勢將充以遠海不肯水之民而海居者

水之人則反皆遺之且凡戰船櫓軍居三之二正軍僅居其一設令盡充水軍太半為執櫓之人矣故減半原額而其半則以鎮近公私賤及不受田者編為能櫓軍如此則事甚便當而及其有難則正軍櫓軍俱有其數則無不足之患且常時廢農立番者亦為減數矣水軍給保三夫而除其一保立番時給料依陸軍例除一保收米十二斗每番軍一朔給料六斗分為二運而一運內又分為三番相遞如是則與陸軍八番少有踈數而水軍之番從來便近且一歲一赴水操則苦歇庶為相平水操則其一運之分為三者合赴若有警則二運悉數俱起能櫓軍不令立番不備軍裝不試射但其鎮將春秋一點閱亦分為二運遞赴水操有警俱起如萬戶鎮水軍三百人能櫓軍三百人而其水軍三百人內分二運則各一百五十人一運之一百五十人又分為三番十二正月三十人二

三月六十人四五月六十人立番而春秋操則右一百五十人及一運能櫓軍一百五十人合赴一運之一百五十人又分爲三番六七月六十人八九月六十人十十一月三十人立番秋水操亦如之如有警則水軍三百人能櫓軍三百人俱赴其已立番而合赴水操者除其一年下番試射有閏朔則水軍三百人合而加番閏在風高則每人立三日風和則立六日每人給料日二升以其保閏加米○其番次春秋輪槳則依今例無使偏富農月○能櫓軍水操外於搜捕時或有同使則輪次無過若干人而以本鎭軍資給料船隻量宜定數悉復舊制之數而量宜以定今所擬定各營鎭船數見于下軍士旣皆近居則遞番之除無勞費遇警可以隨令即集也今所謂土兵則自當充入水軍而其賤人及無田者當屬能櫓軍其陸軍添防則悉罷之上司主將巡審之時不徒點閱而

必使試才以軍士能否爲其鎭將賞罰殿最夫如是則水軍免累番之苦鎭撫無數易之煩鎭撫等常常遞易而無定人則凡事無所掌者而有不識始末之弊分數旣明鎭將亦難私自放軍或有犯者朝廷亦有罪罰之地一擧而百度皆得矣且國家經制旣定則進上支定等事自絶於兵鎭矣今又有京兵衙門所用竹木之類令諸鎭載送等事宜一切罷之如或緊關軍器則依大同例會減本邑經費令本邑貰船載送爲可

今各邑戰船能櫓軍無保春秋永操兩赴而皆自備糧近年大同設行後始給糧三斗

今定船制每戰船一隻則防牌船一隻兵船一隻伺候船二隻○舊制大小猛船制度齟齬不堪戰陣今之戰船防牌等船極好大猛船十隻不能當戰船一隻眞是破敵禦寇之利器當從

今制戰船即樓屋戰艦底長十一把水使上船則十二把防牌船制如兵船而稍大有防牌用以戰於淺港及平時搜捕常時則或云防牌而任使亦可底長八把兵船即載兵器糧萊以隨戰船者底長七把伺候船即鼻刀使喚船不入正船數内者底長四把

戰船二每一船沙工櫓格并八十人砲手射手并十七人水營上船則諸色軍并加定三十人

防牌船二每一船沙格并砲射并防牌船則依今例留鎮待變勿赴水操或有時特令赴操點視而留兵船

兵船二每一船沙格并十五人砲射并四人

伺候船四每一船沙格并五人砲射并二人

右以萬户鎮爲式僉使則戰船三如僉則等者數又加一

使則戰船五內船一龜統制使則戰船七內船一龜
即今原定軍數如此而水操時戰船一兵船一
伺候船二合以一百五十人逢點數內射夫二十四砲手二十四其餘沙格百二名此亦依今定數今船隻之數諸鎮
諸邑各戰船一防牌船一兵船一伺候船二而
防牌船例為留鎮不赴水操故因而無防牌船
處多諸僉使鎮中如防踏加里浦則有戰船二
水營則戰船三龜船一統營則戰船四別戰船
二龜船一云
今聞沙格此數亦為不足僅可行船習操而已今之吏輩皆受賂減軍往水營借點而能運船

往来者盖因風勢又合射砲執櫓又伺候船則繫於船尾故能得往来云○常時軍數雖似不足本鎮軍旣分二運有警悉起則防牌船充數外亦可加乘諸船而有餘矣

今各鎮加定戰船一隻者只是移各邑戰船也其第二戰船則鎮將軍官乘之如今水營例可也盖水使為大將船則僉使為營將船萬戶為把摠船諸鎮第二船以下為哨官船統制使為大將船則水使為營將船次次依上例唯在臨時隨宜排定大槩雖軍官乘之若其舟楫軍器軍士能否賞罰皆其鎮將當之不得委諸軍官即今加里浦鎮軍官乘第二船故舟楫軍器能否例責之軍官而鎮將無與極為無理以軍作

布之弊[illegible]
轉至此哉

船隻新造改槊支下米磨鍊每六年新造三年
改槊○如戰船新
造價米四百五十斛則其中九十斛以舊
退船和賣支計給三百六十斛餘船倣此

新造戰船四百五十斛即今二
百石內三百六
十斛改槊一百
五十斛

防牌船九十斛內七十
二斛改槊三十斛

兵船四十五斛內三十
六斛改槊十五斛

伺候船十五斛內十二
斛改槊五斛

統營水營上船則新造四
十斛改槊十三斛加給

每限滿以經費會支若未限滿而在頭改造則
自本鎮為之而必及限乃受凡船中檣櫓苫索

瓢席等物皆入價米中○此亦三分之一以錢給之若凶荒則依例減十之二

今以上例定各營鎭船及軍數

僉使鎭三戰船每戰船一有防牌船一兵船一伺候船二則水軍能櫓軍幷九百人內立番風和九十人風高四十五人

水使營五戰船則水軍能櫓幷一千五百內立番風和百五十人風高七十五人此外又有七船加定軍數

統制營七戰船則水軍能櫓幷二千一百內立番風和二百一十人風高一百五人又有上船加定軍數

舊制各營鎭大小猛船皆有定數而多寡或不同其船制亦與今異大槩其軍數則慶尚右水營水軍二千人左水營水軍一千五百二十人全羅右水營水軍一千六十人左水營水軍一人

千一百六十人忠清水營水軍二千二百人京畿水營水軍二千四十人釜山僉使鎭水軍八百二十人臨淄僉使鎭水軍六百四十八人馬梁僉使鎭水軍一千一百二十人西生浦萬戶鎭水軍五百二十人舒川浦萬戶鎭水軍七百人今略載此以見其槩

兩西嶺北嶺東則船制不無異同又當量宜定制其軍數亦為別論

或曰設官雖有僉使萬戶之差地形事勢不一有萬戶而形勢當重者有僉使而不甚重者故大典亦有萬戶而大猛船二者僉使而大猛船一者矣而今一以衙門大小差其船隻軍卒之數何也曰建官之有大有小者本以其形勢事任之有重輕也若萬戶當重而僉使不甚重者則是設官之初失其當也此固宜改而正之若其船隻軍數則當一從衙門之大小也我國郡縣亦如此者多有名為府使而至殘邑有縣監而土地反大者此皆當從實改正者也

或曰鎭將雖有原祿吏隷軍卒雖給常料法令
雖嚴遠地鎭將輩終不能保其不放軍如是則
國家徒益其費也寧減水軍之保又不給料而
无寬其番只可充鎭將使喚而已奴是則不復別置嘗料之
吏但令每月試射春秋水操而有變收集則可
矣曰自古為國未嘗論不得人之法夫建官設
職之意備其可為之具而責其不能者耳若預
慮其放軍而并除番軍則是全沒設鎭本意寧
不設鎭而待變遣將之為省弊也如此其可乎
且設鎭而除番軍不給料則今南方沿邊諸鎭
或有孫串人居稀絶處西北陸鎭形勢亦多與
此不相遠者番軍既除料布又絶則鎭下居人
亦漸流散不待十年各鎭無不蕭甚凋殘久則
其為邊將者皆必蕭甚庸卑不過如今鄉曲都
將輩而已反不如今日之猶存其名耳是徒惜
目前之費而不念國體之虧缺後日之害也幸
今邊境無事故云然安而忘危豈非古人之至
戒乎且今百度弛廢鎭將不事事故亦然水操
鍊試之外如漕轉護送把守搜捕等
事其事不一無番軍以何人為之耶

一諸水鎮戰船旣為定數則罷令各邑戰船移之制舊水軍皆水鎮將領之而各邑則但主其充定之政而已恬嬉旣久邊備日廢壬辰亂後添設海邑戰船盖不知擇鎮將整軍制而徒添格外之設以亂舊法是以令日軍政不一百弊俱生各鎮船數軍數旣為酌定則各邑戰船自當罷之雖東萊等邑亦當罷之以舟師專委釜山僉使而東萊府使則專制兵馬以專其任也

或曰各鎮雖有戰船而本邑無戰船則脫有警急防禦之事專委於鎮將而守令束手而已無乃不可乎曰此乃自一邑私視之故有彼此也其鎮水軍皆是本邑之兵非別兵也但國家重兵制故特置鎮將以專其任而已今不擇鎮將以責其任而

添設各邑戰船夫各邑戰船不置軍則是無軍之船置軍則是分其鎭之兵也不置將則是無將之船置將則是添一鎭將也若守令自乘則是臨亂輒邑無其倅也於此可見其爲屋下架屋也近世許多新設事事皆如此添設各邑戰船故各鎭之船未免減數而所屬水軍十僅存一只以兵營所屬陸軍入防平時則可爲鎭將收布之資臨亂則兵使領其軍而各鎭實爲無軍之船此徒得添船之名而實減船數徒有添兵之名而實減兵數只亂舊制而已也又況鎭將非與本邑各有地分鎭將所守皆是其邑之地若論意外警急則鎭將之常立番軍者易以制而本邑船無番兵若謂旣

從軍之後復慮其本邑虛踈則本邑戰船亦聞警與鎮將戰船一時俱起主營非留本邑以爲後援也以彼以此虛踈之患非所論於此也警急之際鎮將督領舟師戰於海路而守令又率陸兵防禦於海邊豈謂束手無事乎且舊制僉萬户既專管水路故把守搜捕之外如漕轉護送等事無不專管是以善爲護送則有賞致敗則有罪今則各鎮不知有其事而各邑當之各邑本無立番水手而及其致敗則百姓坐受其殃據此亦可見法制紊亂之爲害節節如此

一凡水操春秋本營習操間二年一次統營合操統營合操必以春和全羅右道及其試才賞格犒饗等事忠清道則只於本營習操

俱見上

聞本國舊無水操其全廢軍政可知今則一年兩
水操或以為水危道也或有破船溺衆之患一年
一操亦不至安而忘戰每年春則水操秋則水使
巡各鎮考閱為當此亦不無所見然今各鎮與本
營地不相遠水軍分為二運則已為一年二操矣
不可更減且水操時雖有試射衆會紛擾不得專
一水使不可不又為巡行各
鎮考視諸事試較技藝也

一諸道漕轉船水使僉使萬户各其界内定兵船護送入番水軍中量宜定送商船所過諸鎮將點檢報主鎮漕轉海路分定界地專委鎮將勿委其邑其不謹護送者鎮將論罪勿懲於其邑之民且舊時無水操故以萬户例定漕轉押領官甚非設鎮待變之意況今有水操則令當永革此規押領則別有其官見漕運條

一水營鎮必恒儲所屬原軍一朔糧凡戰船有動則

量載其糧即所謂待變糧○如萬戶鎮原軍六百名則爲米三百六十斛計令各營鎮見在糧儲亦有不足處則以本處經費充給永爲恒簿平時鎮則五六月後於原數內每留一半以其一半分貸鎮下軍人待秋還納本數○如鎮將別以軍資用餘添補者則不入此數○陸軍鎮則城中當自有本處倉備不可以一二朔論也

一凡水陸諸營鎮番軍主將但使精鍊器械教習技藝監兵水使及巡按之行不但呼名點閱必考其器械試其射砲以其教鍊精否爲殿最賞罰不使代執奴隸之役不得歛尺布升粟使無一毫貴力傷産之事若依舊放軍收布者其一名以上皆論以贓律兵水使鎮將亐用雜物及往來夫馬凡一毫侵及軍士者皆以贓論

静菴告于中廟曰成宗朝尚寬厚之政至如

奸贓之罪亦或寬之賄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
世宗朝則如萬戶等官亦皆廉潔相尚士習之
邪正治道之汚隆因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
甚須痛治之必有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所畏
而各自砥礪矣

一烽燧軍以烽燧附近畫定無保極邊每所三十二
人伍長八人內地十六人伍長八人入番十五日相遞沿邊一番四人內地一番二人伍長亦以其軍中擇定同番居宿檢舉每所小房板床各一間鍋竈水缸碗楪等皆具不離居宿詳見紀効新書及大典○凡烽燧非必可置處則皆省合於地形便當處又兼設於鎮堡城堞為當西北邊或人丁不足則半其原數而分四番給番扑人日三什亦可大槩諸烽燧皆令高深城濠有

處則本軍皆聚合雖賊至城下堅守勿散

或於烽燧軍原數內出定若干爲屯戶其餘爲保亦可隨地形軍情之宜而爲之

大典烽燧軍沿邊則每所十人緣以總伍長一人內地六人伍長二人分二番皆以烽燧近處

又差定而今聞各邑皆以老除病殘軍差定例多遠居者諸般苦弊不可勝言每所例是十二

人六番一旬而軍無保率或有一所至三四十人者其數不一舊只有伍長以其軍士中爲之

今則又加定監官以免番校生輩充定使之同番而軍與監官無一人居守云

一諸色軍士每三年成籍京則漢城府成籍外則本邑成籍送節度使節度使合爲都籍○雖計田出兵軍籍姓名年歲疤記居住之類如今例送兵曹藏之觀察使營諸鎭亦藏一件兵曹總數　啓聞凡軍籍每三年改田籍時成籍其逐年亡故繼代則每年冬守令報節度使改付標節度使以其狀送兵曹亦改付標　啓聞節度使又謄寫別件送觀察使

亦民付標其新增額者守令別成冊送節度使付錄於本籍之末送兵曹簿錄 啓聞又送觀察使如上博○雜色軍及牧子同驛吏則觀察使掌之津夫則轉運使掌之

既爲計田出兵則令之老殘羸弱苟充之弊及一族切鄰侵徵之患自然無矣且令軍籍令典不言守令成籍而節度使成籍故其間下吏作奸至有空成冊之弊宜明著其法守令成籍節度使則但因其所籍而爲總籍也令乳下小兒皆編軍籍一歲收價布又一有逃故則一族切鄰盡被侵徵軍民之苦有不忍盡言前輩以爲未滿十六歲者但簿其名字年歲下別籍待年八籍凡逃亡過三年則使其族鄰望告開丁以充代勿侵鄰族爲宜此言甚善然田與兵既爲二途則下以亡匿掩諱爲事上以搜括督責爲心其勢終不得行之如令也

一諸色軍士皆佩腰牌一面書某屬某軍騎兵則書騎兵水軍則水軍他倣此年歲容貌居住某郡某面管某字田一面烙印詳見紀効新書

一凡諸色正軍正軍謂諸色主戶其保夫則不與一應雜役皆免之須夫米丁等役盡免之○軍士以上將官軍官內禁衛皆免一頃之夫詳見田制

一凡諸軍士年六十者及有篤疾者許還田除籍有子孫親戚者遞田傳往無子孫而願守田降爲保者聽七十後給口分田二十畝還餘田其二十畝亦出保米五分之一身沒後全給代役者○官吏徒隸凡有役者皆同其無子孫依賠者給口分亦皆如例詳見田制○旣以田出兵還田除役則自無冒年圖除及當免役而不得除之弊

凡軍士有父母而篤疾癈疾及年七十以上者許爲保夫留養遭父母喪者亦許爲保終三年

今軍士老病者多不得老除蓋老除入情布例
不下三十死難於辨此也又老除則即之烽凝
軍旦凡軍士入情所費不勝其繁而老殘者常
倍出其布計其費出則無異在籍故不敢顧之
著亦多又身死者例出物故立案而物故人情
布亦不下數十死貪殘軍士之妻多不得出案
雖出立案未定其代則常徵價布曾見問里有
軍士死者其父欲辨物故入情東西奔走經年
不得謀葬而其妻以未納價布囚
禁獄中被髮悲號者憐不忍言

一各衙門牙兵悉罷之○今各衙門皆有牙兵盡罷之若監司宜有牙兵則當量
定其數或百人或二三百人以附營邑束伍軍劃爲
牙兵一如束伍鍊習以待之不可如今散處列邑只
事收布也然監司實總兼節度不必有別色私兵若
謂臨警節度使領兵赴戰監司居守本道亦不可無
兵則在其時量分營邑兵自領待變亦無不可若于
牙兵本無益於事而名色多端實軍政之大害也監
營牙兵亦可罷無疑矣至於列邑則尤無可論
邑亦緊牙兵本舊制所無而近來添設者也

但谷邑有城子處當定給城門軍每門軍士十二人各給二保分
六番每二人輪直若邊地則加數營鎭則自有常
番軍○或曰各邑城門軍無遠防乃閑歇之任而
其給保不減於步兵何也曰此軍亦方
入直者外皆參試射一同正兵故也

一各營門常立軍牢罷之旣有使令量事定數則又不當異其名號而有別人
也說見職官吏隷條惟州縣將官有軍牢然亦以其伺候兼之

一各營門旗手等以附近居人充定無保分六番遞
立給番料月米六斗爲式自經費給之○照原有旗幟定數常時則分六番遞立只張若干要
旗春秋習陣及有軍事時則合番俱起各執其任毋
四時一鍊才○今京畿江原兩湖監營無常立旗手
仍舊似可

一各處伺候以應爲吏任者充定兵於有事務時遞

應使令無常番(春秋習陣時則俱起凡將官在家時則不爲留待)

一 擧動時儀仗軍以上番軍備用(今亦然云)

一詔使迎送軍(即所謂軍儀軍)以一路近邑騎兵輪行計日給人馬料(一日米三升芻價米二升黃豆三升爲式自經費給之)量除操試(其人數則當參商今例量宜定之大典毋過五隊今聞軍儀軍或五六十人或百人無定數云京畿則以一道別隊束伍軍輪定每三人斗定一人身去一人出馬一人出糧及馬鐵而差使員下吏營吏都訓導等處人情極多不勝其苦云)

一西路擺撥亦以一路騎兵輪立一朔相遞給人馬料(一朔米十二斗芻九斗以本處經費給之又給芻○一朔相遞當番前後各二朔除試射習陣○給每十五里置一擺撥每所定以五馬或有事繁則量宜加立○擺撥以北則令今例斗定亦給料同上○北

路東路擺撥則以步軍除上番二朔相遞月給料米六斗其除試射習陣一依上番例每所三人或有事變則別立騎軍如西路例○凡非軍機邊情不得撥上傳送違者論罪如此則路邑騎兵雖有此役量其料米給暇廢與他邑騎兵苦樂相平矣又騎兵即今之別隊也然無不可為擺撥之理今亦武學別隊輪立云今西路擺撥每一所五匹留待北路無馬而每二人留待或有事變則別立馬依西例以騎兵除番兵一朔立番二無騎者比諸京番大歇故納賂營吏而圖立云

一凡興造工役如公廨墻垣栽植等事役以僧徒閑戶不受田無職事者爲閑戶閑戶之役一歲三日僧徒則量宜役使三日外則亦給糧或雇人雇人則從時直給價

堤堰若民利等事則役以頃夫除大夫士一頃及諸邑正軍·揷戶及吏隸役於官者外每田三頃出一夫歲役三日若役過三日并定出夫如四日則四頃并定出一夫之類此則

守令不得擅調必報觀察使乃調詳見田制惟城池大役則乃調軍士計役日數除其試操番上非城池大役則不得役軍士凡役軍士必啓稟乃調觀察節度使不得擅調擅調者依擅調軍兵律先計其役之大小量定該用丁數只發諸色正軍步兵則無過三十日役滿三十日除一次番上及其間習操試射騎兵束伍軍則無過十五日役滿十五日除一年習操試射皆官給料一旬米三斗爲式其保夫之助則自如常例其畢役放送時皆犒饗以送或有壓折死亡者則依戰亡者例恤典

按軍士立役一朔除其二朔之番又除試操而有料有保則軍士役無所苦矣或以爲當役則户保俱役而保夫亦計減其半布爲可此則不審思之言大段不可其身中分田以役者則可聽之又騎兵與步兵均給二保然騎兵止役十五日爲當

一有警則各其節度使領兵赴戰觀察使居守其道摠督諸務若兵使敗衂或事當便宜者則不拘此例

或曰監司雖曰主將兵使實主其兵監司則平時既無主兵又不可臨難分兵以何兵赴難曰文與武非二道民與兵非二人古者鄉遂之鄉使伯之權任居則為治民之官出則為摠兵之將是以事權歸一責任不分但其國家重其任別置節度使以專兵政盖平時教鍊者兵使而及其臨難則監司分兵各將非設官之意也兵使領兵赴難監司則不離本道摠領諸務兼督兵使若兵使不幸敗衂則方可收拾以進領兵先赴非監司之任故近來監司例為先自領兵擅離本道論者以為失其職云

一有警則諸邑正軍守令領率從軍貳官與保丁及大小人民固守其地擅棄本地者依律論罪○軍後有運糧事則用頃夫開户如地

遠或數多則自當別定軍士爲之○今軍士有行例自本邑運糧丙子之難湖南軍士赴廣州者一路如公州天安水原等處倉穀甚多而亦令湖南諸邑盡夜運糧未見賊而先潰民力其無據甚矣宜亟正其弊明有著命凡以國令調發者軍行所到例以其處倉儲給糧或師出境外及有不得已然後乃可量便運其在近倉儲

我國前後兵難守令皆擅離守土或竄於山或避於海八道州縣皆然以一道則一道無主以一邑則一邑無主是以一聞賊至不待充斥而擧國先自空虛朝家無所於命令戰卒尤無顧忌惟事潰散賊騎三四爲羣橫行八路恣意蹂掠而莫或敢誰何由今之爲無變今之政縱令土地之大過於

萬里人衆之夥百倍斯今只益生民之糜爛而已尚何望捍敵保國乎宜揭明經法守令臨難各固其城死守勿去如有抛棄其城者行法勿貸然後可免此患或曰此信然矣但今之列邑殘小者十居八九地方僅數十里無人民無城郭其有城處亦低窄如破羊圈平步可踰而城中不容一人家者多時平尚且不成模樣以此欲守三尺童子亦皆笑之民誰爲恃而與之守乎且邑宰一動則吏無管者常時亦多空官緩急之際或領兵赴軍或因公離任事端非一如此者及其還官則已蕩然

無可為矣夫責人以所必不能而又從而戮之不幾於殺無罪乎曰不變郡縣之制固不可議此當省并殘縣使有邑樣設置上副官修繕城池其無城處亦待民力稍舒築城如此而盡為一定之規邑皆有城城必定守平居無不一一各有定分臨亂毋或携貳有功有罪賞刑必當則為守令者亦知民事國事之為己憂而不至如今姑息餔啜而漠然無意於其職也誠能邑各有守複屯相望則三國形勢便為壯固雖或不幸而有如壬辰丙子之變國家豈至一朝板蕩戰將雖或一敗賊亦不

敢輕易散掠如遊無人之地也曰是誠至計但州郡之兵有警則悉數赴難而本邑無兵以何兵而城守乎曰正兵雖皆從軍其保率倍之及凡大小入民無非可共守者豈患無人乎夫徒戰而無守者則戰無恃徒守而無戰者則守不固正軍追賊游戰而保率在處城守此相爲經緯迭爲奇正之道也正軍保率本民以養兵兵以衛民而兵臨亂相爲用亦如此

今名爲正軍無不收布故雖有給保之名而實無給保又以正軍及公私賤同編爲束伍軍而束伍軍則不給保是以民皆一身兩役而無一有保之軍矣不正斯弊亦無以言此矣

一漕卒以海濱本倉附近盡定給保二夫海南以下漕運時又

人給米五斗泗川以下分二番遞乘今米運所屬近
給米十斗此只論其番乘船者邑漕卒則名以
水夫當同名為漕卒亦以江邊本倉附近畫定給保
二夫分二番其制並同○凡漕卒並免雜草水丁須
夫雜
役
或曰水運漕夫運路不遠而亦給二保何也曰運
路不遠故一歲定以再三運矣其船數人數既酌
此為定給保
則不可減也
一各陵守護軍以本二陵附近畫定無保免原稅
二斛地勿論良賤以本二陵附近畫定免原稅二斛地如九等須則全免其稅餘為遞減二等收
稅也又免雜草水丁須夫雜役○每 陵六十人每
五人相遞立番遞還 陵則減二十人亦五人遞番
以無祭祀受香祭官又陵之事故減定每立番者巡山識禁給事齋室
若祭祀時則合番 先后王妃父母及前代賢王守
墓卒同但無免稅其數則二先后父母二人前代賢
王其子高麗太祖則四人新羅景德王高麗顯宗皆

(二人)今守護軍新 陵七十名遞遷 陵三十名皆
給保二人復田一結(有陵位田則不給復) 陵官供億及
祭官支應之需皆出守護軍因以侵虐之弊極多
(今參奉糧饌燈油奴馬所食皆辦於守護軍參奉輩因以侵斂使之輪載柴炭稾草納於其家又私自除役後納壯紙席子米豆等物如齊厚陵則近於開京故又令納銀兩鍮器等物如此之弊不可盡言)宜明定其規 陵官京祿月減一斛半而別以
陵所邑經費兩官并月給米三斛黃豆六斗以
爲糧饌燈油費及上下番時奴馬所食又每歲孟
春都給鋪陳紙地價米三斛(此則參奉所居鋪陳)又祭官支
應米則量定其數分春秋預爲支給若有別祭則

別會減亭子閣鋪陳及祭用器物則皆自經費措
備守護軍則但使依例立番祭祀時合番使喚及
祭官供待而已此外凡侵漁之事一切痛革
或以爲此等諸處皆置位田使之措備則可除數下之弊然若置田則祭奉非收稅之官種種諸弊不久還生不可

○復戶大典復戶條大小老人及內禁衛別侍衛之類皆定率丁幾口或田幾結復戶蓋率丁免其家丁而田結則只免雜賦不免常稅也此法校之內禁以上所受田則皆免出兵則已爲復其家丁矣若田則常稅外元無雜賦軍士以上又除頭夫之役卿大夫老致仕者則亦量免其田稅矣更無所事於復戶況此法應於免者則皆得盡一除免非如今法之有法而無實也[illegible]

凡今所謂諸項復戶皆不當泛論惟事係特典若
死於戰陣者及外夷歸附人之類乃可別為條制也

戰亡及因公身死者限三年免原稅二十斗地視其
事之大小輕重量宜定之若將領之死於
忠節當在國家褒典者又不可以此論也

外夷歸附人今稱向化限十年免戶兵限五年免原稅
二十斗地若其酋領則當量度事宜別
加優典又不可以此論也

本國壬辰宣祖二十五年倭難以前軍數

京外騎步正兵十八萬餘人戶保并不滿四十萬
出趙重峯上疏
及芝峯類說

忠順忠贊定虜三衛及水軍數未詳按大典水軍元額四
萬八千八百未知
其時能充與否

即今京外三衛及騎步正兵水軍束伍別隊諸色軍數今庚子年兵曹都案數下束伍諸色軍則壬辰亂後漸設以公私賤充定而三衛及騎步兵戶保亦皆疊爲別隊束伍軍故三衛及騎步兵之數亦重入此數內

漢城府

三衛合二百二十二

保六十八

騎步正兵五百四十

保一千二百七十三

京畿開城府并

三衛一千八十三

保三百三十五
騎步正兵四千七百
保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九
水軍
束伍諸色軍二萬六千八百十二
江原道
三衛三百八十四
保一百八十九
騎步正兵三千八十七
保八千六百四十一

水軍

束伍諸色軍五千八百六十六

忠清道

三衛八百四十七

保七百七十六

騎步正兵七千一百三

保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

水軍

束伍諸色軍二萬一百四十二

全羅道

三衛四百八十二

保一百九

騎步正兵一萬一千二百七

保二萬六千七百七

水軍二千二百八十八

東伍諸色軍二萬七千八十二

濟州三邑全不上番

三衛四十七

保六十四

騎步正兵八百二十

保一千九十六
水軍三百七十二
保七百四
東伍諸色軍三千四百

慶尚道
三衛五千一百二十二
保五百二十五
騎步正兵九千七百二十一
保二萬八百九十
水軍

束伍諸色軍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二

黃海道

三衛四百九十九

保率二百九

騎步正兵六千六百七十五

保一萬六千一百九十

水軍

束伍諸色軍一萬四千一百八十二

咸鏡道全不上番

三衛一千六

保率一千五百四十

騎步正兵七千七十九

保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八

水軍

東伍諸色軍一萬四千七百十二

平安道全不上番

三衛八百三十二

保率一千二百六十二

騎步正兵五千二百四十三

保九千十八

水軍

束伍諸色軍一萬四千五百一

已上三衛一萬五百二十七户保率并一萬五千六百四

騎步正兵五萬六千一百七十五户保并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八

水軍

束伍諸色軍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栗谷告于 宣祖曰我國法制多所欠闕只設兵使水使僉使萬户權管等官而無廩養之具使之辨於士卒邊將侵漁之弊濫觴於此矣法出弊滋貪暴轉盛加以銓選不公債帥接武公言曰某鎭之將其直若干某堡之官其價若干彼輩徒知割剝軍卒以發其身而已又何慮哉士卒苦於留防

願納綿布以免戍役者必悅而從之其留鎮者則必督以難堪之役責以難辦之需使煎熬於膏火之中人非木石孰不愛身凡免戍之人偃臥其家莫不款羨亦欲其為若戍役多免鎮堡將空則必誘近處居民使於摘奸之時候名代點巡察之官只閱其數而已孰問真贗免戍雖便綿布難備故數度留防家已懸磬不能支保逋亡相繼明年接簿督戍則本邑必以一族應役一族又迭則侵及一族之一族禍患蔓延無有紀極將至於民無孑遺而彼所謂債帥者方且志滿氣得捆載還家驕其妻妾而貧者以富行賂權門又圖陞擢而賤者以貴焉今之議者不思矯革此弊而徒以軍額未充為憂臣愚以為假使軍額悉充此弊未革則不過添邊將綿布而已於防備何與哉此一弊也水陸之軍不必皆防於所居之地或赴於數日之程或赴於千里之外至有不習水土多發疾病者既休於將帥之侵虐又困於土兵之陵暴羈旅寒苦飢飽失時南軍之戍北邊者尤甚羸瘠顛頓面無人色此等若遇虜騎雖欲逃避亦不可得生受魚肉況可望控弦而禦敵乎臣聞黃海騎兵之戍平

要者一行之費必不下三四十疋綿布夫三四十疋乃村民數家之産也一往必破數家之産安得不窮且逃也此二弊也六年成籍之法廢而不行癸丑年搜括於久廢之餘奉使之臣以嚴急斡辦爲能州縣承風猶恐不及只念搜括之或遺不計苟充之貽患丐乞之人無不備數鷄犬之名亦不得載錄不出一二年太半爲虛簿矣于今二十餘年又擧大事更額之闕甚於癸丑閑丁之鮮亦甚於癸丑搜括雖巧豈能造無麵之不托哉今閑丁之所剩出者非童稚則乞人非乞人則士族也閑丁之實者有幾人乎今雖籍軍不日又成空簿矣該曹非不聞見而方且研研然以必充爲說其不度理勢甚矣此三弊也内外良役名目甚衆不可枚數而其中所謂皀隷羅將諸貟者最甚苦役也此亦以綿布償役而已其所屬之司既以他人代立而不時侵督邸吏償債邸吏出息以納而歷筭所費殆其三倍於當身故一人每應二人之役有所不支例徵一族此四弊也凡此四弊及今不救數年之後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伏望殿下更張舊制創立新規凡兵水營及鎭堡所在處必以其邑

簿外之穀量宜優給邊將之糧其邑之穀不足則收旁邑之穀必使邊將有以自奉所需無闕而嚴明法制尺布寸米使不得斂於軍卒只使精鍊器械教習騎射兵永使及退按之行不徒以名點閱必閱其器械試其騎射視其誦鍊能否以為殿最若如前斂債發卒而發覺則治以贓律僉使萬户權管等不論南北遠近皆附軍職使妻子受祿以資生初授之時必擇其人而既授之後五考五上則由權管而陞萬户由萬户而陞僉使由僉使而授東班六品之職五考之內若居中者則平遷他鎮不得陞授使之自備前程有所勸勉若其留防則必領其邑之卒其邑之卒不足然後乃定于邑邑而留防所至處則諸色良後皆廢只存留防之役使無遠起之勞而分番迭休其在鎮之時亦無一毫貢方傷財之事其應鎮將之使令也不過經業運米而已他無所與使得專意於操弓習射焉若黃海騎兵只戍之後則命罷分為若屢邊備之跡則命沿邊守令教民習射三月一試矣數多者厚其賞給二度居冠者復其家口之役若五度為魁者軍卒則特補軍官擇其中有知識可堪領[illegible]

者 啓其名于該曹使補權管以試其可用與否
若公私賤則 啓其名特許免賤私賤則優給其
價于本主夫如是則五度居魁者其出甚罕而邊
民盡化爲淸兵矣脫有邊警則人各自救誰不力
戰乎上番之軍有司亦時試其武才其中最優者
啓達論賞五度居魁則特補所居近處鎭堡軍
官使有鍊業之志至如籍兵務得實軍不爲苟充
閑丁未滿十五歲者但錄其名字年歲于別簿使
之待年入籍傭食丐乞人則一切刊落列邑軍簿
姑存舊額但錄幾名未充而 命守令休養生息
勞來不怠而隨得隨補不限年月期以悉充上於
六年例必改籍俾無倉卒驟擾之患若賦軍卒不
足不能應諸處之役則上番之軍量減其數猶不
足則防歇之處量減其數猶不足則南方冬月之
留防量減其數猶不足則步兵之納價布者除其
半以補留防之闕留防既無侵暴之害則步兵亦
不至如避豺虎矣若所謂皂隸羅將諸負等則不
必各有所屬悉廢其名皆變爲步兵納價布于兵
曹兵曹量各司立役之數以給價布則與吏免不
時之侵皆民間無三族之累絶矣軍政善策此其

大略也。凡此五者，安民之目也。大槩如斯，其詳在　殿下博咨規畫而已。

又曰：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自古及今未之聞也。夫差之兵無敵於天下而卒償其國者，由不養民故也。今之民力已竭，四方盜賊若有大敵，則雖使諸葛生謀，韓白領衆，亦無如之何矣。此由諸邑軍士苦歇不均，歇者消保，而苦者必逃，逃則侵毒一族，展轉蔓禍，甚至於一村皆空，故也。臣意別擇賢能，設局委以軍籍，推移苦歇，式均其役，而軍士逃亡過三年者，則更括閑丁以充其代，必使諸色軍士皆得支保，而無侵徵一族之患，則設局之後，任事者可以講究矣。

栗谷按海西時，道內山郡水軍則願為陸軍，沿海陸軍則願為水軍，啓請換定之遞，任後交代者還罷之。○栗谷告　宣祖曰：今國中戰馬最貴，儻有調發軍馬之事，只有步卒而已，彼騎我步，何以相敵？今之島馬，有籍而無其實，歲損月耗，餓使不至故失。散處諸島，無異野獸，緩急無以為用。臣意京外武士善騎射者，試其才，取其優等者，使往牧場，本道都事與[illegible]及本邑監官同監使武士就

蕩中自擇壯馬之可合戰用者以入格之太僕寺
而錄其年齒毛色大小高低尺寸之數為三等
上于兵曹一上于司僕寺一留于本官使之善飼
自騎每年冬京則司僕寺外則本邑察其肥瘠以
行賞罰若馬斃則告官撿馬屍若死於五年之內
則量徵其價若死於五年之外則不徵其價臨事
變則按籍收取以為戰馬若其人從軍則許令自
騎如是則島馬不積於無用而臨戰有馬矣至如
廣貿唐馬胡馬亦以此法分授武士則
業武者不患無馬而國有緩急之資矣

重峯東還封事論操鍊之法曰國家閱武之法歲
不累擧雖或為之而行伍不明旗鼓不整見者歎
其若兒戲平時如此臨敵安措上番軍士雖有平
日習射之規而為訓鍊官員者例收闕緦一卷而
已絕無教以控弦之法者京啇若此外方何責臣
竊念我朝雖欲日日操鍊而勢有所不能者蓋由
國兵制內外之軍俱有餘丁五人官給馬價錢計丁為注之皆與而令許之文字給價與以給半價餘又給糧布二人錢一半日綿
鐵騎給一騎半三日甲胄弓矢槍劍皆出若官給
軍馬皆整而器械精備以之日閱戰陣而軍無所

憂矣我朝士卒正有一二保人而或不能備馬裝
器械無不自具點考之時例借於人而或有借不
得者以數手來與吏則以無為有別待備入番者
號有其裨而不即出給孟冬當受者至春未受弁
方之軍出番後難於留待當受四石者賣捧一石
而歸口尙患飢曷能留馬于京以待習陣乎其損
糧雇馬勢所必至也東俗責辦飲食之弊無處不
然而軍卒尤甚有新來知面鄉味等例不知其數
不待列將之徵督而為其屬牌頭掌務之所侵費
者賣田破家而猶不足先革此弊然後軍憂必紓
矣營鎭奴婢甚多處可以供薪水廚役亦可以
分軍官之馬直而私放其役以徵于服之資必以
軍士充其薪水廚廐之役其苦難堪故倍償雇人
以代之其不代立者則或結髮笠或結魚網貿販
操弓矢我必使軍士不代奴婢之後然後可以專
力射御矣若於此等之弊不為區畫而徒勤操鍊
則軍怨日滋反
有以害之也
西厓戰守機宜曰兵法要緊頭腦惟在於束伍所謂束伍者分數是也故元儒云韓信多多益辨曰

是今學明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我國操
師無一知其束伍分數之法而無烏軍卒之善潰
鳴呼惑之甚也夫東西者於衛衛統部部統旗旗統
隊隊統伍之類是也蓋軍兵或千或萬至于千萬
百萬之多苟非分數之法為之豎乎而井井不紊
其何能一一行其號令而運用之也若分數既明
則如目之隸綱一綱足以統萬目如指之附根一
根足以連萬指故一司統五哨則所號令者只五
人而已一哨一統三旗一旗統三隊則所令只三人
而已一隊統二伍則所令只五人而已故所統愈
衆則所分愈細所分愈細則所察愈精此軍法之
綱領也故在平時以此御軍則將卒相親易於鍊
習臨敵以此趨戰則臂指相須不容先後如此可
謂節制之師矣今之為將者無一人識得此意凡
所謂朝官兩班稍解操弓者名曰軍官聚在帳下
備其左右應對使喚之任而已至於軍卒則皆各
官臨時起送本不知戰陣之事又無隊伍旗哨之
所隸紛紜雜沓喧嘩囂亂手足耳目不知所措而
猝然驅之於矢石爭競之場責其方戰勝敵不亦
難哉束伍之法在紀効新書者猶為明備有志之

士苟得是書而依倣纂識其
法行軍制敵之道思過半矣

隨錄卷之二十二

隨錄卷之二十二 目錄

兵制後錄

城池

兵車

牧馬

郵驛

隨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兵制後錄

軍伍之制已具於上此復論城池兵車牧馬郵驛等制併附之云

城池

按城池兵車雖屬兵部而若築城造車則本是冬官所掌爾

凡城審度大小之宜務使適其所當城雖曰宜公國我國列邑城子太狹窄或不得容接一二民居殆甚無意如此者僭而廣之其新築處則必須審度事實適當並宜按城過濶則難守狹小則無容是以合制為貴古者五板而堵八尺曰板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〇六尺爲歩二百歩爲里卽周十一里二十三歩二尺百雉乃公侯之制也天子千雉公侯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蓋天子畿內之地

方千里其城千雉(或以爲受百雉之城十)公侯之地方百里其城百雉伯七十里其城七十雉子男五十里其城五十雉也又周制天子城方十二里(周四十八里)公城方九里(周三十六里)侯伯城方七里(周二十八里)子男城方五里(周二十里)蓋以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而爲制也二代之制雖有不同皆各有規度而稱其地之大小也然則今州郡之城亦當量其土地人小民物衆寡而制其宜也我國山谿不平已居多因山而爲城縱難以一如平地之均齊酌以古意

而要不失其池形之便爲可

又按傳記睢陽城中居人數萬户即墨城中得千千餘睢陽則唐時大邑固宜其盛即墨乃列國屬邑而三年圍窘之餘猶得千千餘則其平時城中居民之衆可知不然雖以張巡田單亦無能保守矣我國列邑城子不成模樣多不得容一民居如是安能責人以守乎凡城池必須量定規制容其閭閻也（我國郡邑無城處固多矣其有城者亦狹窄不容民居又或有城與邑治别處者其不合事理甚矣嘗觀周書云高句麗治平壤城而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至亡入守王則别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此盖亦夷狄遺俗而至今猶有因習未盡變也）

一築城必以其時無當農節其調軍丁必依常格除番赴役慎無格外別請及添役凡城役必以冬月農隙之時不得非時動衆以防農務○凡修葺小役則但可役以頂夫及居役若改築新築役巨則調發軍士先計役事功大小量定該用丁夫只發正軍勿並發其保率軍則役三丁日免一次番上及其閒習操試射騎軍粟飯軍則從十五日免一年習操試射皆官給糧一旬米三斗為式準役放送時則鎮饗以送○凡有城役量其遠近計調旁近諸部軍士畫起城西而不必一時俱集以致須擾酌宜定數每巡毋過千人或數千人使之排次以赴部分精明無備力無情棄其時若未畢功停待明年勿圖速畢唯以永久牢固為務凡各邑軍士赴役者雖總統於城所主將各其將官領率監役○凡有役事僧徒[illegible]自當依例赴役而亦量定其日數詳見汰僧條

一按軍士立役一番除其二朔之番又除試講有料

有保則軍士從無所苦矣京及兵營番軍甚多而平居別無緊防可量宜移畫以赴役其封末則量留本邑漕稅又移捧本軍保米足以支用若保夫近京而遠於築城邑則依常例收保米於京而以本處他穀換支亦可如是則雖從軍士而別無所苦量其勞逸州郡當築處間數歲次第築之亦無不可 我國人心怠慢百事皆苟且憑假至於城池尤無狀若是則雖邑皆有城奚益合令十城之力專築一城必期永固必如其制也習俗苟且其來已久殆難以言說開悟必於一處先築安制之城使他處見以取法可也若經一番瘡弊則庶真知其利害而俗亦為之變矣

又按築城大役也本邑之力不足以成之必須輔

廷藉合旁郡之力以為之古者如城邢城楚丘之類皆合諸侯為之者是也其所役軍士雖總統於城所主將必各使其本處將領率來分役非惟事理便當功役易就凡合大衆亦慮其或有意外之變此亦古人處事之道也

一凡築城功分多發軍丁一時從迫宜量地度功分人授役於役丁數內分為左右軍各置領將每十人定一牌長（以元軍隊長仍定或於役衆中擇定亦可 五人有伍長此則固自依法又三十人定一）旗一都百人置監將（又五百人或千人又置別將 將皆隨事量宜定之可也）令各董其功必以永固為期（每其分地各有記劾可譏 合築或壘以憑考則卯誌）

十年內嶺頭處監賑論罪各奏 [illegible]軍台備糧改築事先爲知委

杜佑通典云凡築城如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則料功以上濶加下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人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三百步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其大功之內○如城濠面濶二丈深一丈底濶一丈則以面濶加底積數

長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壘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千五百人以此爲率則十里可知也按此以中國平地城言築之功而論也若夫緣山因險石磚以築則又當參其地形便否人功難易而爲之量度也頃聞楚嶺山城改築時西邊二千步僧軍六千餘名并運石築城十一日畢後每二步功易處三四名功難處七八名大約二步六名此是改舊重修也若新創則役三十二三可准此倘令城高池深不如今之低微而永得完固則每二步可十二人三十日當云

後近時諸山城之修築多發軍丁旬日而畢兩營

歲崩頹。補築勞民無已時。而終爲磈礧可笑之城。何望其守國而保民乎。果如此則寧不築之爲愈也。唯南漢山城稍爲堅完可恃。然此則三年而畢功。蓋緣當初將吏不習城池規制度功不詳。分數不明。旣築而還毁。復築者多。凡事太半再役。故寧六可一年之功而枉費三年云。以此觀之。當事者不先講究規制可乎。又聞前後諸城修築時。自邑吏將校以上至於領將。皆受賄賂。或減軍受價。或藉以知面禮見將禮徵索酒食。代納布疋。疲殘軍士未勞先苦。不可忍言云。凡今役民不給料。一不除其

本營都是加役哀矜莫甚而此輩剥割如此僧軍僧將則無此弊云可見今日將領吏胥自少至老一心在得習以爲常無復廉恥觸事皆然也嗚呼不擇任人不正人心天下事無可爲也彼不知先明君德先立教化而欲務事功者不知孰甚焉

釐革憲司請曰諸道州郡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不日畢功旋致崩毁其弊甚巨自今勿復遣使令守令徵發傍郡軍丁農隙修葺者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爲年例

一凡城高必五丈以上城高謂除堞而言○京都大城必六丈以上若山上城則

因漢陰之量爲高厚○周尺十尺爲一丈紀效新書城高踔以三四丈爲言然彼以官尺則比周尺實加倍矣堞高一丈城底四丈外開壕壕廣必四丈深二丈以上愈深濶愈好未成池者掘引壕岸亦必築以磚石凡城自下二丈斜倚以築二丈以上斜直漸上使如此城其雉及瓮城牛馬墻並依紀效新書法新書每五十堞一雉更當量其地形而爲之大約雉出城外四五丈則横長六七丈○壕岸內築牛馬墻如其式若山城池勢峻處及有池濠未深則不必有牛馬墻不然則必有之○若設雉處代設砲樓則尤好其制見下如此則不必爲牛馬墻濠外開路路廣四五丈城外三百步內勿許作家都城則四百步○緣山峻阪處百步爲限以城內二十步內亦勿許家都城則三十步凡城平地則不必內平可令內外並高峻如墻而厚中國城制如此其

當谷口窪下處則城內城外因作堤以開池濠可也

凡依山為城而一面迤若平下處則於其內外鑿築池湖令極深廣為可盡與險無異山險而善有利益也〇城外限內作家者拔一一百毀家

按我國山川迫阨州郡邑城每以近於山底被其所壓為㠗文有難於跨越溪澗處此則唯在形勢便宜不必以跨越溪澗為難也嘗按傳錄中國南方如浙江紹興等城皆跨越大水一二設水門至於三重四重而檣帆亦緣水出入本國財力雖不逮此亦嘗措置各盡其事苟其地形便宜則跨越川水不必忌也

一城高如五丈則底濶三丈必表裡成築然後方補土以平內岸慎勿旋築旋補使石倚於土或土石相雜凡城全厚純石方可順疊則雖有大霖雨永無崩頹若表石裡土而使石倚於土躁裡石而間雜以土則冬凍土墳夏霖土濕之際不久崩潰○若內外並高如中國城制則底濶必八丈上面濶三丈城基必開土深廣固杵先鋪大盤石石上引入三四尺始疊石爲高自此斜倚復實土其外使淺脛而廣杵之凡城緣山處則開基勿緣岡脊必緣脊外量令埰與脊齊開基深廣固杵如法城腰以下則以大面石釘削縱疊腰上則以磚皆間粘石灰築之此則非但永爲堅固雖是多石之地城未及半近石已盡故未免運於遠處而以費力尤多燔磚之功若此遠運不啻減矣咸南塘曰凡城磚第一石次之此言誠是埰則卽女墻必以磚粘和

石灰爲之其造磚時必依紀効新書之式若以石則堞口懸眼難以如制又易頹落本國諸城皆堞高數尺僅及人腰不避賊丸堞間纔容人有餘又自堞根成山字形乇易登越設高眼而無懸眼皆犯至忌宜令堞高必一丈堞口亦及半開口其間狹小而兩邊成脊便於左右瞭射改高眼爲懸眼如此然後可以爲城其詳皆具新書且近來諸城石灰塗其外面一二年內頹剝無餘徒費民力實不得分毫之益力若不逮則寧止一面以待後年其築處則必粘和以築

或問於戚南塘曰諸處城池俱有成制若如新書之法將盡易之費且不贍奈何戚公曰此法非盡欲易其舊也夫力屈擧羸豈可不察即創業之秋固不能措起則修塡則改不可如其制乎舊城身固難易堞口一存費甚微不可如其制乎〻居重遷

衆怒難犯萬一賊至順人情之所欲酌量更改不可如其制乎改一尺一尺之利改一丈一丈之利但在適時變通爾今薊鎭之三屯營城遵化之縣城如古北各路之新修邉墻俱依圖式言非鑿空而先事人誰豫則立

一城有砲樓（一云敵樓）爲第一要法其制如雉而但雉城則只可下臨左右以射此則直下城底而中空之使容人衆左右前面多作穴眼（其三面皆以磚甃石灰築之其間穴眼亦令外狹內寛以便放銃又眼上加一直縫如牛馬墻之制亙於眼瞭造磚時皆作模以造）下安天地玄字銃次上安勝字銃其上作樓以爲射矢瞭望之

所賊若來附右城則從右穴放砲來附左城則從左穴放砲其在前面者從前穴放砲若是則雖萬堞之城可使數百人守之而有餘一城不過十數砲樓而敵兵百萬不敢近矣

西厓懲毖錄曰古制城皆有雉雉即今之所謂曲城者也城無雉則雖人守一垜而垜間立盾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效新書每五十垜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相去五十垜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垜矢力方盛左右顧眄便於發射賊無緣來傳城下矣壬辰倭亂余在安州一日出清川江上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人前面及左右鑿出砲穴可從中放砲上建敵樓兩樓相距六七百步或千步大砲中藏鐵丸如鳥卵者數斗賊若來集城外則砲丸從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靡碎若是則他堞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無敢近矣此實守城妙法其制略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萬兩樓之間敵既不敢近

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施矣其時即啓聞行在後於經席屢發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而至今因循無一處舉行

壬辰亂中柳西厓作戰守機宜十條上之其論守城曰我國之人最不習兵其於築城一事亦全無意思但從山勢逶迤作形而已古之城制五十堞而一雉所謂堞即今之女墻雉者即今之曲城也堞之高一丈有餘故堞內之人能放意平立以避外面矢石我國女墻則僅至數尺守城者鞠躬曲腰鼠伏以行而不免於賊丸此其不可者一也兩堞之間貴於狹窄纔可放矢眺望而已使賊不得

以踰入則是乃城制之纖密而我國之城則女墻中間濶大往往可容數人此其不可者二也曲城亦甚稀設一城之上但有一二雖以都城之大只有東門外甕城而無一面城無雉之城將何用乎此其不可者三也城上雖有守禦之人不能引頸下視則賊之附城下者終不能禦矣近世中原有懸眼之制其法從堞内穿穴直出城外使洞見城下之賊以施格殺之方此制甚好但必須多作磚甓然後可成今難猝辦此外又有牛馬墻之制於城外濠子内築墻高一丈許下面鑿大穴使放大

砲中穿小穴筊放小砲別使勇力之人守之與城上人互為輔車之勢紀効新書所謂任他百萬来犯者是也然此則用功旣多亦必用別人而守之非我國今日之力所易言者一置砲樓則上頂曲城懸眼牛馬墻之制兼而為一不煩衆力至簡至易萬無一失者也

趙重峯東還封事曰臣竊見遼陽以西至于山海一路距胡地最近以接長城為長墻有濠子五里各置一烟臺臺下有小方城而臺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甓屋俱覆以瓦城外鑿濠子濠子外築墻

墻外深坎數重坎外或列植楡柳雖胡兵衆驅而勢不得奔突也城中例令五軍丁率家而守之丁給月俸銀二兩半各墾城旁空地以爲產業有警則沿海居民羣聚以守之十五里有一小鋪三十里有一大鋪城子漸廣而人居者漸衆如牛家莊旣有元軍而冬月益戍以千軍器械完繕而守備周密凡城頹之處則官撥銀兩以修之關內則雖無烟臺墩城而十五里鋪三十里鋪則無處無之州縣城池無不牢壯雖有勁敵人恃無惧 皇朝之所以設險守國如此險之時用信乎其大矣我國兩界之地雖有兵城而

馬可超升雖有烟臺而人不能居臺上不停無城而無草屋門闕
風饕雪虐之際薄衣戍卒多有凍死不待賊來而
反走也必矣孰肯以死守之且州鎮之城齟齬左
甚如有胡寇無非一呼而可登者城中人物到底
蕭索雖盡男女或不能守城之一隅矣至於南道
海邊賊船可泊之處漁人籬落多有櫛比者賊來
登陸而肆其焚蕩若於浦口設城多置軍器有急
嚴守則倭賊不敢舍舟而登陸矣然今若欲築城
而一用民力則城池未完而民已不守矣竊聞各
道兵營歲留私米累千石而只應私行之請其他

布帛積於無用者不可勝數況兵曹歲入之布空積者甚多若彼爲兵判爲兵使者有徇國之志無營產之念則出此米布分募飢民歲完數城 殿下又捐內需之儲以補其缺則彼爲邊將者雖是至愚之人亦感 殿下之至誠爭出私用之物以造築其城矣

姜沆曰臣在日本見日本爲城邑必於獨山之頂江海之濱夷山之巔而斷削其四面使猿狖不得上其城基廣而上尖四隅設高樓最高者三層主將居焉軍糧軍器之庫皆設於樓中開一門一路

以通其出入城外外設長垣高可一丈許垣中數步設砲穴垣外鑿濠深可八九丈引江水以注之濠外又設木柵濱江海處舳艫相連精勇之士環城而居之問之則曰獨山之項者我可以俯瞰彼不得臨壓也江海之濱者只防一面事半而功倍也基廣者難於衝毀也上尖者易以俯矙也一門一路者防守不分也舳艫連江者防水路也精銳之環城而居者爲倉卒易以入保也我國城池正與此相反丁酉之難賊見湖南諸城莫不笑其齟齬及見潭陽之金城則曰使朝鮮固守我何可攻陷云臣又竊念諸處山城願與邑居懸遠臨急始收邑居之民使入山城賊勢稍緩則惡下之民顧戀家業憚其險

遠不肯入保賊勢旣迫則扶老携幼竄匿山野而又不肯從令況望其傍邑之疊入乎今者湖嶺城邑盡已蕩毁莫若棄其蕩毁移設潭陽府於金城山城省傍近數邑以益之賊至則因其人因其城而守之城守之官必擇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久任責成移并邑長城於笠巖亦如之以及嶺南諸山城盡爲治所則犄角相望形勢相倚此賊不敢如前呑食矣

今按姜沆之言謂邑必就山城則有難盡施而城必爲邑居則深有實見要當參酌形勢而措

置之蓋山城之可設邑者移邑爲治邑城之可城守者增拓繕修定爲當守之城必有畫一之規其餘山城之不可設邑無甚形便者悉罷之諸邑之殘弊不成模樣者省屬傍邑要使平日所致力者爲臨亂所必守之地也今則平時勞衆費財民力已殫而臨急委而去之任其蕩然此非但官授匪人民心懦弱之致亦緣區畫苟簡未有一定之計平時苟延歲月臨急無可恃倚而然也可勝痛哉由今之道無變今之爲寧無城無邑不勞民之爲愈也

又按因山據險比諸平地難易百什然山城之地例多高險傾危民不得居若山城而可設邑則固為大善其不可移邑者莫如設險平陸因邑為守此宜審察山川形要人事便否而定為區畫也若倭人之制則只可取其城池樓櫓之高深牢固而已其山頂小城唯開一門民不居內則是所謂倭人土窟與北虜山寨其意相近非所施於體國奠民之地者故山城而不可邑則寧堅築平地之邑城城雖曰宜小而固亦不可不包納閭閻也或曰守城莫如地險欲守邑

城則莫於無地險何曰城本所以衛邑如人居
舍有籬以衛之也而我國邑殘山多故因有山
城邑居之異甚不知本末甚矣夫築城於別處
臨急始抽邑居之丁民不肯入粹至空城百爲
齟齬入者亦無顧戀之意相率而逃將誰與爲
守其與按平時之舊因其府庫民物而與之共
守人各有父母家室之慮者利害相萬萬矣假
令固守山城盡棄邑里倉廩人民頭畜付爲賊
屯則獨守山頂終何歸乎必亡之道也此與倭
人北虜之只事戎戰常屯無家之卒射獵爲業

遂設山上之寨者事理絕異矣

又戰守本自相須可戰而後亦可守也我國人平居不知保民練兵之爲當務而唯以債帥收布爲常事及其應變則以遠避高險齊息竄身終不敢窺見城外爲心若是則雖懸天鐵城守不可得矣噫噫此難與俗人言唯知者知之山城雖縱高險若欲出兵要擊則自上至下一一經遼不便未易乘機。旣下至平地則失其所以爲恃矣且野戰者無異而不無家室係戀之心者尤易於奔散

或曰我國人例言山城又謂城宜狹小或有不甚狹者則皆欲改築小之如張晚近世所謂名將而亦然何也曰非但張晚西厓所論亦如此此蓋今之郡邑平時皆不成模樣民户不聚纔

蕭殘而所謂邑城者有若貧家破垣卒然當敵欲守則未及半日而直陷必矣亡高山作阻巖石之險然後可以火支而人民四散只抽若干丁卒入空城故稍潤則不得守目下所見者惟此故意每如是矣殊不思為國之道當定經修制置郡咸得其宜而併令殘零則百里之地各有郡邑規模吏肄皆給廩祿而至於工商舉絕横侵之迹則民聚邑居屋舍櫛比市肆成廛宛如中國之列邑矣其為城池亦皆縱閭閻高深牢壯必如其制如是則平時萬事皆有可觀而臨急城守亦得堅實雖如此而後可以憂慮捍守形勢相連而國以永固矣而我國人意思曾不及於此也自古列邑堅守或經年閱歲者不可勝數遠者姑勿論向時遼東金州城亦是平地而虜兵圍住三年相戰而不能陷若如孤絕山城卒然設入者則不待數月糧盡人散不得保矣安敢望支過年歲其利害比亦可見也大抵城近邑城為是非邑居而別設空城云者皆不思之甚也

兵車

兵車宜審度形便量宜造備以爲軍用凡兵騎爲上步次之而用騎步之法莫如攝之以車中國在憂害可用車而本國則山溪多阻不如中國之便易然欲制虜騎捨車不可宜審度形便如平壤安州義州咸興鏡城會寧鍾城慶源等處及他藩鎮地形便宜處可設一陣車以備緩急爲當諸隊則不徒燃置待變而紀在平時陣時桐牌兵擇厭凡遊輪亦有益矣輜又法配救鴉故之爲輪而探鍊暇○凡制南倭莫如舟師制北虜莫如車戰謂國者不可不深爲講究也

高麗顯宗時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來渡鴨綠江都統使康兆出通州今宣川以備之分軍爲三以劒車排陣丹兵至合攻之無不摧靡宣宗時西北面兵馬使柳洪請造兵車藏之龜州以備不虞制

可

須在丙子之難虜直抵京都西路諸師皆入山城虜騎睨而過之而不敢下城出戰若令有車則塞路結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戰守皆在我爲一事虜人焉敢直過此可見設險禦衝伺便出奇莫如車況迫國家事力完復將與師出塞躪虜庭而問渠酋之罪則非車以行師不可以有濟也古人謂車爲一陣之介有脚之城是實驗之言也

按車之用大矣而在行師爲尤重一可以占衝突二可以載糗糧兵裝三可以捍禦矢石四可

以冐敵前進五可以蔵騎伺便六可以庇雨雪昇病卒又行則為陣止則為營行師之用莫善於車是以古者出兵必以車乘凡言千乘萬乘者是也而傳所謂鄭之先偏後伍楚之左右二廣者亦此制也自秦以降車乘之制雖廢不行然漢衛青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騎擊虜晉馬隆討樹機能以偏廂鹿角車轉鬪千里逐平涼州則漢晉之際尚有用車取勝者矣宋時名臣謀將多建造車之請而時無用將之君安可語夫用兵之具耶我國山谿險阸

說者謂不便用車是固然矣然沿路郡邑亦多平易處其阻阨處亦不至一不得經越古法曰易野車爲主險野人爲主觧者謂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則是雖險野不至全不得用車也史稱李陵擊匈奴出塞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陣擊斬甚衆又今虜俗專用騎戰然而丙子之難虜自瀋陽車載大砲軍裝歷平安黃海以抵南漢江都者無數以此見之則在乎將之能運用而不專

在於其地之險易也如國家修舉軍制而知兵
達古者往聞寄以經紀則必有以識其便否之
所在矣後世說者如馬氏丘氏輩皆以爲車戰
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若與戎虜戰則
不可用車甚矣其不思也夫中國與中國戰車
固爲要而中國與戎虜戰則尤不可以無車也
近世戚南塘在南方平盜禦倭則能以徒成功
而及其鎭薊則造設車戰然後乃得禦虜又安
邊境其實效於此可見矣至若本國則地勢不
平用車宜若可疑然苟深察之則亦不至不得
用車須自南中往京都地勢平否諸郡一撥而
其道路修治處皆可行車無滯乎時道路橋梁
亦是王政之緊切者我國百事苟且唯知委靡
若不舉人事而徒委諸地形則雖中國豈無溪
澗丘陵乎況車戰非以南方之車運防北邊北
方之車運防南徼也若如此則輜騎步軍豈作旋擡取聚之道運行
不過近道相地以成陣當途而禦衝豈有不得
用之理若夫出奇追擊則車營本配以騎步軍

以為衛騎以為奇爾便可開營出騎准所便當非可以車運峻嶮馳險阨也是以戚公之法車營常于近便鎮城沿城為衛使車城相依禦衛出奇豈非萬全之法乎近有李之者歷習戎事掌言制次莫如車戰我國實無不可用苟車不得經越處則行師之法必成列而行雖騎步亦是危險不可行處也書自造簡易堅緻之車以示可用此非空談者比也大抵萬事中國所當行者東國亦無不可行古時所能行者後世亦無不可行也

一造車參覈古今眾制務得便宜以為制晉馬隆偏廂車鹿角車唐馬燧戰車宋張行中所造兵車魏勝如意車等其制大略不相遠宜詳求古人已試之法制為適用之車使輕捷堅緻要令一二人可以推挽而外施穴牌搶戟敵不敢近又可以放矢砲而禦來箭為妙若其配以騎步分為陣止為營之制則具在陣法圖說

按古者兵車為常戰之具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車乘之制既廢往往有用車者而人自爲製隨其形勢運其智巧而創爲之然善用之者亦可以取勝矣今宜參覈衆制擇其便宜者而制爲人推輕車使適於用可也

牧馬

各處牧場必相宜馬之地地形便當處置之須令寬廣凡置場必擇宜馬之地地形便宜水草豐腴處卽令牧場之不合者罷以與民其定置處則必加展其圍令皆寬廣以蕃孳息勿使如今數數置之處處零碎有害於民而無實於用

按我國設牧場皆於海曲洲島而其數至於百有二十餘所國內八道獨江原道無牧場京畿三十場今有馬者十六所忠清道十場有馬

者四所全羅道四十二場有馬者十四所慶尚道二十一場有馬者四所咸鏡道六場有馬者五所黃海道十場有馬者七所平安道四場亂後皆廢總之牧場百二十三所有馬者五十濟州及箭串牧場不在此數其散漫零碎如此又宜馬之地莫如西北而南方極多西北反少是措置之未盡其當者也

昔唐置八坊於岐豳涇寧地廣千里以大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餘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唐馬之盛古今稱之本國縱不能如中國之爲宜擇宜馬處展寬場除百餘里或數百里并諸場而合設其餘則罷以與民一道無過一二場其最多處亦止三四場又修

西北牧場並如其制如是則無零碎難理之弊無處處擾民之弊馬政易舉而孳牧蕃盛軍國之用無憂不贍矣今設場必於海島者欲省其築岩之費也然海畝之地民利所資則卒為塲占而至於山野荒曠之地則乃無一所是未可知也長嶺以西山多人稀不能耕墾棄為空地而宜於畜牧處甚多如江界理山寧邊等處必有宜牧之地然以其近邊今姑勿論嘗觀鐵原淮陽亦合設牧若擇置一塲則非徒變柔弱為強馬亦變棄地為有用甚為便好或者以四圍設岩為難又以虎豹之害為慮然設岩一時之勞安可以此廢萬世之利人民則無憂懼罹虎豹之害則國典自有兵使守令率兵捕殺之法又令牧子輩人習鳥銃隨即捕獲而不奪其皮使自為利則爭先捕殺可無其患矣

又按政在得人唐世亦得人委任故能致其蕃司

僕之官必簡選久任然後可責馬政若如今之朝改暮易名為主馬而不知馬政則萬事無望矣

一牧子以本場附近畫定受田一頃免原稅二斛地即蠲減二等收稅也○勿論良賤以本場附近定之免其原稅二斛地又免須夫柴草氷丁之役其數則隨馬羣多少以定

或曰牧子但主放場之馬而無他事恐不必給免稅曰牧場之馬固無喂養之事然每羣輪定一入看牧又秋冬積蒭造廄雪深時使馬入廄避雪給蒭吃之然後可致繁息雖曰但主放場之馬不為無事矣又閱馬之時奔勞亦多然則其役亦不輕歇矣本無給保不可不給免稅也

○聞今濟州牧子其苦無比頃年御史李慶億啓聞持給保然其苦猶難堪云必是自前朝家所徵或官員私事謬獎成規不一其端而使民至此也當一依定法盡革其弊也若其牧子

規制則一同諸處不可有彼此也

每雌馬一百匹雄馬十五匹爲一羣同牛每一羣定羣頭一人牧子內以良人言實者擇定羣副同羣副二人牧子七人接大典雌馬百匹雄馬十五匹爲一羣定羣頭一人羣副二人牧子四人今因此制而其役爲苦故加定三人矣中朝制則每馬十匹定羣頭一人五十匹定羣長一人未知其制孰便更當詳之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

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按此趣馬馭夫僕夫乃校人太僕之制也若辨馬等之所宜擇其良爲種育實京外馬政之大段先務也

一每場擇定馬醫一人受田二頭 牧子所受外別置馬醫田二頭以能知馬病者定授亦依例免其保布又免雜役

一罷令各處監牧官以本地守令兼任 守令兼察而貳官傳掌之 即令牧子之不堪其苦緊是別置監牧之故也然不別置官牧政虛疎置官則牧子先斃大凡唯在得人與否而已然只論其法制則若每場

馬至四五千匹以上則牧政浩煩不便於兼察宜合就近一二場置官以領之若止數千匹則徒益民弊耗公廩而實無益於馬政莫如邑官兼任之善也若遙合衆場而置一牧官則左無益而多弊也

盖監牧之制始於唐唐則別置其官宋則以本州官兼領

一每歲冬點閱成籍上該司幷其孶息駒具年歲毛色成籍馬皆第以上中下牛同此

每一牸定以孶息駒三十匹一年孶息當不減七八十匹而從減以定

一官擇可合者外餘數雖多盡以許給其或不勤着養致不足者論罪准數牛則一歲孶息定以五十匹其息良馬

十匹以上賞給鎮內馬一二匹如有異贓者又量宜加賞其遺失
故失者皆准數追徵凡遺失馬牛一匹笞四十每一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追
徵故失者馬納皮鬃尾牛納皮筋角追徵凡徵必以代馬代牛勿以布其年過二十
歲死者勿徵牛則限十五歲○只納皮鬃尾筋角下同虎豹噬死者天
行馬生疫死者勿徵必審實然後施行之
一羣雖曰百匹駒不離母則其實不止百匹也
按大明律云騾馬一百匹為一羣每年孳生駒
一百匹一年內止有駒八十匹者羣頭羣副笞
五十七十匹者杖六十死者失者並准徵法雖
如此然中朝議者以為壹三子不足以償馬本

國大典一羣一年孳息駒八十五匹以上者羣
頭加階連三年未滿三十匹者監牧官罷黜遺
失者論罪准徵故失者減數追徵然即今牧子
最稱偏苦而馬亦漸耗矣中朝人有請酌定中
數其年論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
足明年補之種馬死者即以駒足其數者此語
誠是若今從輕定數而數足之外則許以與之
使之充補其不足之時故失之償則官有一定
之數不難檢察下無欺隱之弊各自勸勸而牧
子之役亦不為偏苦矣豈非至計要法耶是雖

似太輕若總計年歲之久則一郡一歲得三十匹十年得三百匹而其間所生之駒又爲生駒不止五六百匹馬畜之蕃將不可勝用矣

一多貿雌雄驢騾同放諸牧場以廣孳息國中驢騾甚稀商賈輸駄皆用馬力以故戰馬乏若貿雌雄騾數千頭於遼廣等處置之司僕濟州及諸牧場與馬雜畜之則可爲百世之利矣

一牧場內或入虎豹守令節度使登時捕獲牧子不即告官者重罪不即捕獲致殺馬牛五匹以上者守令兵使依法典論罪○若牧子及凡民私先捉之則重賞其人切勿如今奪其皮

一築場軍驅馬軍牽馬軍皆以募軍修築者巨役也故別用募軍爲之

若小小補額則令其牧子修補驅馬軍即閑馬時驅聚之人不可以牧子獨當故添用募人牽馬軍牧馬上京時牽去之人也今大同事目亦皆自公家給價雇人爲之牽馬軍則一路邑傳遞以送

一牧馬上京每年一次或間年一次量宜定其式當定數以上其數則量宜定之皆有常式

一罷令數數進納之弊今濟州卜馬有冬至進上正朝進上誕日進上馬又有遞任馬年例馬歲貢馬多者數百匹少者數十匹或三四匹頻數調送之際其弊不可勝言實則無益於公家而故令貽害於民豈非弊法之甚者宜改此弊量宜定數歲一上馬也令諸處牧場來知其事之如何而若省諸零散合置一大場則大槩當同此

一司僕馬罷令分養各邑之弊今司僕馬每歲抄其羸者分送遠近諸邑定之期待肥還納其不肥及故失者懲罰守令守令又徵其價於民各邑受去來納道路耗費本司官吏來時誅求又不可說亦當罷革此規

或曰司僕廐馬若不分送於各邑則司僕仕吏奴奚支奈何曰國制司僕馬當有定數旣量是以定芻豆吏僕之數矣惟在官察其任用節其宜而已有何不足之弊難支之患乎就令欲加馬數則今雖分送亦會減其芻豆之費與其等減其費孰與移彼之費加定司僕而絶其守令之徵道路之耗誅求之奸乎其不思甚矣

郵驛

郵驛每三十里一置驛必須臨當道路得其形便諸今驛多不傍臨道路或僻在三四里外甚非置驛本意如此者悉可移▢兩驛相距固以二十里爲限然必

得地形可奠民居然後乃為設驛雖或微過不及即相其地勢所便道里衝要而務使得宜但必使當道耳其在郡邑營鎮關堡者必使傍附而設○按即今站驛太廣宜加設處往往有之高麗時國內諸驛總十百八十一而本朝則五百三十八以此觀之亦似太省當審量補闕使得其所也至於察訪必合衆驛而置當量其統領遠近之宜不可頻數貽弊亦不可太遠不便即今察訪似為過多而南北不均平安道內八二察訪慶尚道則至於十一察訪合有增損宜於慶尚道省其四五平安道增置一二員可也詳郡縣條

即今國內察訪總四十高麗時總二十二凡損益之際可深思其宜也

一驛馬及驛吏卒田皆以大中小路分九等定數道路分等如京畿則京至開城府為一等凡諸斯騏驛騏儲下則分自開城府至平壤為二等自平壤至義州為三等自京都至稷山至竹山至永平為四等言稷山至今州自竹山至尚州日來平至咸興為五

等自京都至利川至原州自開城府至海州自平壤至寧邊自稷山至保寧自竹山至清州自尚州至東萊至晉州至固城至蔚山至昌原自全州至康津至海南至順天自咸興至會寧為六等自京都至江華至春川自原州至江陵至三陟自春川至杆城自清州至星州自忠州至安東自平壤至江界為七等其餘為八等地最僻人事最簡者為九等路之類然如今峽邑僻地本處人事雖簡亦有站程要緊處雖非自京達外而外方相通之路亦有煩要處當一一量宜以定

驛馬每驛一等路大馬八匹中馬十三匹小馬十五匹合三十六匹二等路大馬七匹中馬十二匹小馬十三匹合三十二匹三等路大馬六匹中馬十匹小馬十二匹合二十八匹四等路大馬五匹中馬九匹小馬十匹合二十四匹五等路大馬四

匹中馬七匹小馬九匹合二十匹六等路大馬三
匹中馬六匹小馬七匹合十六匹七等路大馬二
匹中馬四匹小馬六匹合十二匹八等路大馬一
匹中馬三匹小馬四匹合八匹九等路大馬一匹
中馬一匹小馬二匹合四匹

右一等路即大大路二等即大中路以下皆倣此推之夫一等路之於九等路其煩簡不啻九倍然小小路或有并驛蕪廢之時則庶可相當又地僻人稀處郡邑旣曠而置驛又零殘不成村落則幾於道路凋廢矣不可減此也或曰大

槩此定諸驛驛馬驛戶比今似過多如何曰今驛役本甚苦又外任新舊官旣令驛遞則驛馬不可不優置郡縣旣合倂則驛站又不可不令完實也

馬田每一匹大馬六十斛地如一等田則六頃遞加至九等田則三十頃中馬四十五斛地一等田則四頃五十畝至九等田則二十二頃五十畝小馬三十斛地一等田則三頃至九等田則十五頃

右驛屬所受田則除其免稅而計定

皆從原稅卽上年稅盡地以定先盡驛屬卽驛吏卒所受田外及於其傍近田永定不得移易此亦依營鎭田學校

田例只務給其稅驛吏卒外其餘田則出兵如常例

或曰馬田倣今馬位全給其田并免稅兵使得任意處之或募人并作或賭地花利如此則不必廣與其稅只大馬以十六石地准即今八結一等田則為二頃四十畝一等田則二頃六十畝零遞至九等田十二頃中馬十二石地准六結一等田則一頃八十畝九等田則九頃小馬八石地准四結一等田則一頃二十畝九等田則六頃可矣曰此亦無不可行者然非天下正當之法凡事才失當便不得恰好上下交有所害矣且如此則必於驛屬所受田外別置馬位田矣驛屬所受則

收稅於官而又別置田於事不便且必有客佃之戶(俗所謂并作者)然後利於驛子不然則無以立馬矣彼為客戶者亦均是王民而設法而使之寄佃人田是豈一視之意哉又此乃徒知稅米之可惜而不念民戶之見失爾馬田之多無如西直路邑然出捐千餘石稅米尚有他邑之稅固無損於國計若失數百戶軍民則平時擺撥站路一應諸事非他邑比而臨亂軍丁尤緊切於他處其為害甚大

驛吏驛卒(今驛卒皆是驛奴婢)每驛一等路百三十五戶二

等路百二十戶三等路百五戶四等路九十戶五等路七十五戶六等路六十戶七等路四十五戶八等路三十戶九等路十五戶每人一戶田一頃以田定數○驛長則在此數外

今驛吏卒皆世傳其任若不足則以鄰驛過數者移屬如無可移處則以驛近凡人自願者依日守例日守大典以良民充定應使令皆有定數今則無之驛充爲驛戶此則勿爲世傳凡今驛奴婢流徙外居者皆令刷還居於本驛若本驛已滿數則移屬所往近驛之不足者罷今收貢之弊○凡其過數者不移屬他驛則自當如官屬餘數例受民田而移屬他役其當納者納於該司若有驛官仍令始自投賣者依律論罪詳見於

婢條

國制奴婢皆從母役而近世驛奴娶私賤所生則男從父役女從母役頃年又爲新法勿論男女皆屬於驛而其娶公賤所生則不然驛吏娶私賤所生則又爲驛奴婢法之苟且至於此矣宜令驛吏及奴娶公私賤所生並從母役若或不足令仍父役則私賤以外居公奴婢給代公賤則直爲移屬可也驛吏卒之日就散亡者無所衣食而侵苦百端故也若制其常産平其事役則豈有是哉蓋今驛吏卒雖令世傳其任然驛奴之子有才能文則爲驛吏驛吏之子不識字則爲馬卒無有定制之

規道路迎送之地事固然矣但驛吏子孫則雖世爲馬卒不禁赴舉云

驛吏卒每户受田一頃免原税二斛地即各若本等處二等役稅也給免稅而無保丁並免雜役頃芦業米等役○驛婢受田者亦與奴同其夫不爲驛役則出助役米或布依軍保例以添助立役者之費○老病除役者還其田老病而無子依歸者給口分田二十卄止依軍民例詳見田制○今之驛卒皆以驛奴婢世傳而此定驛屬田有定數故婢子亦受田與男等矣奴與婢相爲多寡之數雖不可以恒定婢子之夫自可耕其田而應其役雖或不然亦爲助役則奴子多時應役者衆矣婢子多時助役者衆矣庶可相平○察訪立番吏隸依各邑吏隸例別見職官之制

或曰婢子出米即助役米同於男子無差等何也曰受田一同故也受田之無差等何也曰田數永

定不可增損而奴與婢多寡之數不可以恒定

故也此蓋緣奴婢法尚存故不得已如此矣

驛長受田二頃毎等路各加一頃至七頃止每驛擇驛吏之勤幹信實解文者爲長以統驛戶主供客於上所定田外別置其田八等路三頃七等路四頃六等路五頃五等路六頃四等以上七頃西直路不復有加以其使客雖頗多是自官支待之行也故城廊至平壤又爲狹定六頃自平壤至義州五頃○中路以上或欲以其田數內分置副長者亦聽亦以其無供廕之事故也○急走問罷之以其驛中輪行○京兩驛長三頃

長田加定者長總領其驛之事不負多事且主

掌供客雖官給其需然必有率丁然後可以辦

得此乃所以漸優其保率也是以京驛則

雖事爲頗煩無供待之事故只定三頃

驛吏卒及長田皆以附驛良田畫地以定使無

公私田交互相錯之弊凡定官屬田皆倣此

一察訪定其常祿祿數見祿制自本處經費會減以給察訪亦令挈家久任

一察訪本驛加設立番吏隷及中小馬各一匹田察訪立番吏隷數見職官條其料費見祿制條分二番相遞受田五十畝每月受料皆如各邑吏隷例凡察訪使喚吏隷必皆定於本驛勿以外驛居人往來立番○此則依各邑例每十名亦定田　須以客若而無子及身死子幼者且以備病故

右所定驛馬驛吏卒之數姑爲量擬如此然更宜以右數合一察訪道所屬諸驛而計其驛吏卒爲幾何大馬幾匹中小馬各幾匹又通國而計其驛吏卒大中小馬之數然後令諸道各驛會錄卽令其驛驛吏奴婢幾人內立役者幾人具錄保人其收貢

者幾人今投貢者皆外居不立役者馬大中小原數幾匹內見存者各幾匹合一察訪所屬而計之又合通國而都計之以相爲參驗則可以執其總會而酌量多寡之中矣然即今遠近諸驛引立無常而濫乘私使之弊尤甚亦不可以今爲准惟至公白心思其本事爲合有多少力役所至輕重如何而善酌大均大均謂與他軍民吏隷百役均一而無苦歇也之宜然後得之矣且今諸驛人馬數直路驛不必多併驛不必寡大小難定按高麗時驛分六等以定丁戶第一科七十五丁第二科六十丁第三科四十五丁第四科三十五丁第五科十二丁第六科七丁然前朝置驛都數與即今有多少此又宜審思而精量之也

或曰卯令驛吏驛卒立役者每人給復二三結給保二三人而猶為不勝其苦今罷給保則無乃愈苦難支耶曰大典無驛吏驛奴給保與復之文今皆給保給復必中世為此規今令驛吏驛卒給保三人給復三結而監司守令例為減損故非緊路則給一二保一二結處為多云（驛吏卒所給保丁田結其數甚多而外邑儒役軍額朝家別無計減之事守令事勢亦不得不如此）今之所以驛人之不勝其苦者蓋自國政廢墮之後明家凡事任法而不任人一有事為則不責於當道之臣而每自朝廷發遣使臣冠盖絡繹而為使臣者率多濫其

騎從驛路已自凋弊加以兵曹官負監兵水使私
與人騎馬私書傳通其弊尤甚不但私與人騎妓女後載必以驛馬
不但自載其齊類所悅之妓載送載米亦以驛馬私給草料帖者無窮兵曹
官負監兵水使親舊之私行者亦圖得草料皆傳食於各驛各站至於兵曹監兵營下吏則親舊之
親舊無不圖出其公需田所出及外居驛奴婢身貢為察
訪者例多私用而察訪支供米薑鷄魚紙束之類
皆以各驛逐朔收合若有不立馬者則不使之立
馬而其馬田所出謂之空馬戶例為察訪私用之
物至於京驛添役價及北京馬夫路費率皆加定
責出凡百公役逐色加定此外祁寒暑雨無問老

弱集點遠驛故令生闕而長其闕紙等事有不忍盡言者矣夫如是故驛卒不勝其苦漸至流散國家其本之不思改而於是乃添設給保給復之規然其弊日增則雖日加保復國家徒損民丁糧稅而無救於驛卒之困矣非惟驛也無處不然苟使士大夫知利而不知義則天下事無可為也大槩國制外官不定常俸吏隷舉無其料官與吏皆苟且聚歛以支遣故因成習俗不知恥焉是亦法典之大有闕脫也若官吏皆有定俸使自給足而擇人以任則徵歛之弊皆可革矣且驛卒之苦莫甚

岾引立越站今各驛丁數多少本不准於道路煩簡而只從人給其保復故一驛雖有數百人皆受保復但有一人則止受一名保復歇處偏歇而苦處不堪其苦於勢漸向殘則終至於空驛一有空驛則輒引遠驛人馬以應空驛之役其齎糧往來弊苦萬端而所謂盛驛亦漸凋殘如此轉輾無驛不殘矣若量路大小優定丁田使之優容迭休各應其驛之役無引驛越站之弊則驛卒之苦擧皆除去而欣快若脫塗炭矣誠如是則雖不給保而遠近諸驛晏然蕃盛國家傳命四方如流矣

一各驛供客需皆自本邑經費會下公行員人供待驛長主之皆定

常式每一食守令邊將教官察訪赴任遞還者及六品以上奉事者米六升參下官軍官及無職員奉事者四升饌晉牌令其從人驛子私皆二升其鹽醬之資并入其中只供飯如私家不時待客之需爲冗無茶酒馬則驛騎大馬黃豆二升中馬小馬各一升半皆審考帖驛而供待帖牌之外則一人一馬亦勿施

行每歲本官量其煩簡大驛分二三次預爲并給使得措備鹽醬乾物之類而驛長簿其員人所供之數日計具報其每月或節季告官以爲甲報會減之地○若奉命使臣宰執臺侍及觀察節度使都事處候則自各官支待出站不入此中濟州東萊義州江界會寧行使同○京兩驛無支供之事不給其需驛區○器記

[illegible]

一又每歲給醬黃豆九等路一斛十八等路二斛七等路三斛六等路四斛五等路五斛四等路以上六斛○鹽價亦在其中盡春計[illegible]

已上此醬豆皆依例減十之二六無則減三之一器皿價米九等路以[illegible]米一斛七[illegible]路以上二斛五等路以上三斛皆准米依恒定折錢丞春計下

大典各驛皆定公需曰然審思事勢則罷[illegible]

如以米計下之公私均平

即今守令邊將教官察訪赴任遞還不得乘驛傳食而今皆定以乘驛傳食驛路似爲多事然旣爲量此而優定驛馬驛卒優定驛長田支供之需皆自經費計給則驛路庶自均盛而無弊矣

一各驛皆置館舍定館夫田九等路以上一負七等路以上二負五等路以

上三頃二等路以上四頃皆以田畫定免其保布其在附邑驛者七等以下皆減半以定之○驛館皆自本

邑營造募人擇定節夫使之守飭墻戶公客時掃灑縵旁而已鋪陳則自本邑措備留置凡公館公客館

按外常時則牢墻關鎖不得擅入私客任其汙毀私家則自有站店

各驛連附開設站店 站店條制詳田制中○站店戶田每店九等八等路十頃

七等六等路二十頃五等路三十頃四等路四十頃義州直路八十頃東萊直路四十頃皆以田畫

定之

又設鋪子 鋪子條制詳田制中其田義州直路一四頃四等路以上及東萊直路一頃

五等路以下皆一頃亦以田畫定之○若或站店與驛不相連附則於驛又設鋪子量置其田

站店則本不屬驛而當添設驛傍以居故并附焉

一驛館底地九等路一頃八等路一頃五十畝七等

路二頃六等路一頃五十畝五等路二頃四等路三

頃五十畝三等路四頃二等路四頃五十畝一等路五頃察訪本驛又各加一頃依城邑頃例免稅兵使驛戶團聚以居一戶歲役一日以助館舍牆垣修飭之役比頃則不在吏卒所受田中○以一畝半地為一戶以出夫役詳田制城邑條

一驛吏卒及驛馬每三年成籍人則如軍案例馬則具年歲毛色係以主戶名○察訪成籍送觀察使觀察使合為都籍○京兩驛則兵曹成籍送兵曹藏之節度使營亦歲一件觀察使謄寫以送兵曹總數啓聞

一凡奉使員人兵曹依等數給帖即馬文尚瑞院啓聞給牌以銅為之形圓一面依各品數畫馬一面書字號年月又有尚瑞院印四字篆印驛官皆具職名日時並具所用馬數人數自本驛至某驛每節季報兵曹

兵曹具數 啓聞草料支用數亦歲季驛官開具報戶曹戶曹 啓聞○按法令驛官開具用人馬數節季報兵曹而今例報於監營轉上兵曹故凡弊端之自上司者皆不得聞宜申明舊制驛官直報兵曹草料倣此○觀察使節度使並受發馬牌凡有緊急 啓聞事則發馬有迴還文者考承政院帖並給下等馬○濟州子弟及押貢人往來時每二人給駄馬一匹○守令鎮將教官察訪赴任時並給馬遞來時雖屬散亦給○軍情緊急用雙馬有擺撥處擺上傳報○駄載重每一駄百斤

各品馬數凡品皆從實職從人及草料同二品以上上等乘一匹下等乘駄各二匹堂上上等乘一匹下等乘一匹

馱二匹六品以上中等乘一匹下等乘馱各一匹
九品以上中等乘一匹下等馱一匹無職人下等
乘一匹
觀察節度使濟州義州東萊府使及奉 命使
臣之有軍官從行者每軍官一人中等乘一匹
二人并下等馱一匹加給 赴京及鄰國使醫官譯官同軍官例○觀察節度使從行軍官乘驛無過二人邊將邊守軍官皆自己馬以行但許入排帖
大典正二品以上六匹大君議政七匹然雖崇品之行無軍官則似為虛貽驛弊若有軍官者則又似不足矣定之如右而有軍官之行則依式加給似可酌定並然之斟酌加計騎數軍官給職數
凡乘驛馬者其從人皆定其數 可謂丘從言者馬頭馱馬夫之類盡

（在此中六品以上以二人引路俗稱犇從）其二品以上十人（大君議政加二人）

堂上八人六品以上六人（參下教官察訪同六品）九品以上

四人（參下無引路）無職人一人（若諭旨香祝陪持則別有引路一人）若

奉命使臣觀察節度使及宰樞臺侍則又自各

邑鼓吹前導（即俗所謂迎逢都事虞候本道內則亦鼓吹前導）

有軍官則每一人加給二名

（本國牽馬之規事理當革無疑旋不得停罷自一品以下凡乘驛馬者皆令一人牽馬）

一凡乘驛者並給草料帖（進上陪持人外非乘驛者則無草料○凡草料只令各官各驛供饋而各站店則勿許擧論）

（按今制官官單呂並給草料官官若承命出使則自當各邑支待否然則朝臣私出入）

者亦不得傳食況官官乎軍官則事宜可念
然軍官之從行者既為入於草料則餘不過
落後入往者耳國法惟當盡其經正而已不
可曲慮其規外追後等人而啓無窮之弊也
卿幹賦之士輔監私帥從屬亦蓋草料成給非但
兵曹八方藩鎮皆得為之而千百路驛亭非
公所之比若不能絕弊源百
端因緣之奸終不可除矣

草料從人定數二品以上十二加三人大君議政堂上十六品以上八叅下蔡官察訪同九品以上五無職人一諸論旨香祝陪持者則加一人

有軍官則每一人加二名

此皆上驛入而又有餘數者所以容其本從
也此馬則驛馬已具於馬站及牌此外私從私
馬皆勿舉論惟邊將邊守從行軍
官所騎馬則各一匹載錄帖中

一驛馬濫乘者私與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受者同加數者枉道者經驛不換者並杖一百徒三年從人濫數者並同

凡乘驛馬致令折傷或病者杖七十死者杖八十追徵凡國馬同○若落馬者勿論

一凡進上皆以刷馬勿用驛傳凡刷馬皆自經費給價

麗季之人有言置驛卒爲傳命而近年以來凡有轉輸皆委驛戶致令人馬困斃宜加禁斷此言誠可警念宜自上先除其弊

一朝廷及營門文書軍政緊急者外不得以驛傳送西北路及東萊則軍情緊急文書用擺撥傳送○凡朝廷文書營門狀啓以京房子上下營門則或以當

畨使令中定送若廵到列邑乃有狀
啓則以其邑使令定送此是常例也

一凡乘驛馬各遞換比驛不得經越 八等路以下與比驛元定兼騎

如今各邑兼定例觀察節度使廵行時及有大使命
人馬不足則交相添并以應之然自其驛元定如此
乘者不得
任意引乘

雖詔使行不得引立遠驛 唯詔使行許合本掌內近驛若

不得已則許合鄰察訪道掌切不得合他道○凡引
用遠驛其弊無窮今直路板蕩而僻處稍盛西道凋
發而南方數多每有使客端奉驛卒立待於平澤詔
使時則兩南驛馬迎送於義州其間齎糧往來人馬
頗仆罔有紀極又監兵使廵行不限其數任意多必
或盡發道內諸驛長驅不休是豈置驛遞傳之意哉
既為量路大小定馬多寡則宜明
立科條痛革此弊違者以枉法論

一觀察節度使評事虞候察訪赴任遞還既皆遞驛
以乘本道驛馬勿為迎送於京 雖本驛察訪亦勿迎送於京但迎候於該

掌驛境內違者杖一百徒三年主送官吏亦杖八十
口都事到任後 以事往京則亦乘遞傳不得帶持本道驛馬而行

凡驛官赴任遞還亦乘遞然後可免驛馬留待京中之弊亦合於分等定數之意矣至於到任後察訪公私往京則當乘本驛馬是以察訪本驛皆加立別馬

一罷今兵曹官常騎驛馬之規 兵曹官亦在家京官豈可常騎驛馬冝華此弊而但察其政春秋閑試之可也

又罷各營門立待驛馬 監兵使若出則當乘驛馬常時在營豈可逐日立待宜罷之以袪其弊或口監兵使主將也若或有不時起動之事則不可無備逐日立待所以備不時也曰此直當罷之不須多言苟以慮外不時事言之則諸營門各有附邑驛便可須剩招致雖有意外急動之事豈有驛馬未及之理又況監兵使亦皆率眷各有之祿所養之馬常多空立者

所

今海運判官本家亦乘驛馬如此之類尤當痛革

一赴京使越江後所用馬義州龍川地別設二三驛各立七八十匹酌宜定數量擬起一行所用數匹從優定之使得五六番指遞以行可也〇此則不置察訪義州府官兼察以此用之勿輪引內地驛若或不足則寧自官雇馬充立勿輪引他驛每行給資裝價公償糧外又給資裝價量定其式每人米三斛馬夫則加一斛如此可以經費會下米錢叅支似貢幣輸運皆用雇馬自京中以經費依刷馬價雇立義州以後亦依此給價雇立

今赴京使行馬每行分定諸道以及兩南極邊厥數甚多而其弊不可勝言與其臨時分定於遠道曷若預爲設立於其處除其往來資費困斃之害

不獲其彼此力送休之益耶故 特置別驛於境上使不復遠 他道驛此驛則專爲其用而不使勞於常時 西直路本雖加數詔使及赴京使乃他路所無爲此而加數若夫越江以後所用則是又別設也 ○又令南方濟州載馬船隻之遠近沿海邑勸定民船其弊無窮亦倣此意也以濟州及康津海南靈巖長興輪次而准給船格價載來爲當

一凡大小乘驛者固已聞報兵曹矣其有犯者 如濫乘站借加數枉道經驛不換之類驛丁驛官直爲 啓聞 加數私從同草料濫數者亦同事系驛路有弊者雖參下察訪皆得直啓

按高麗末行首巡軍忽赤等以不緊公事乘驛[illegible]

行隔散雜流亦以私事騎之馬受公券站驛橫行
傾索供給論者謂無上因從人參外因當身妝行
持私馬各驛定屬即今內外官司無不濫乘至於
宦官將校胥吏輩到底侵剝傾索供給其弊尤甚
宜令依此施行
麗季諫官上書曰使命之任先王於巡問按廉
之外不許發遣其慎重之意可見兵興以來使
命頻多冠蓋相望乘驛者一匹之命矯至八九
匹一使之供多至數十人察訪多而豺狼之迹
春屏宣慰云云而破賊之書蔑聞於之以巡問按

廉之差使及元帥之發遣亦皆在驛横行州郡
馳騖館驛出門一開成衆受馬之徃来京外閭
散之私行紛如麻粟更出迭入公然受廩恬不
知愧殘鄕破驛之吏垂頭拱手無所控訴以有
限之供億應無窮之使客州郡凋弊驛路流亡
願自今州郡庶務一委廵問按廉以責其成雜
冗使命不許發遣朝廷文字皆以懸鈴行移非
軍情緊急重事不給驛馬非乘驛馬者不得入
諸郡各驛以受供給違者主客皆罷職不敘使
各道廵問按廉一法糾之此制不從違越違者

地理名

隨錄卷之二十二

孫 [illegible] [illegible]